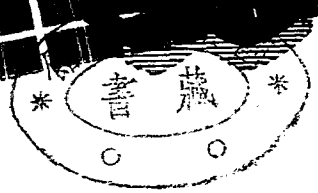


257

國防戡剿叢書
第四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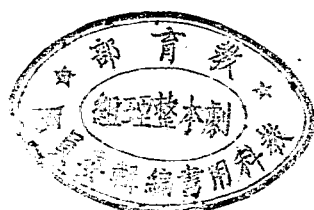
流氓隊長

王震之執筆



戡剿叢書店刊

[



0257

MG
I234
171

書叢劇戲防國

種四第

長隊寇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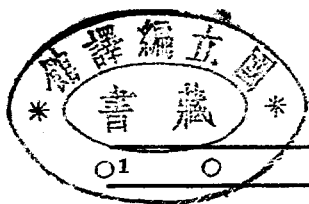
(作創體集)

筆執之震王



3 2173 0922 2

店書劇戲



流寇隊長

全劇重要人物素描

袁占魁 卅幾歲，原是軍隊中的一個機槍連的排長。某次戰爭中他集合了他部下的弟兄攜帶武器脫離了部隊，原來他的意思是糾合了這一股武力東竄西奔，打家劫舍，過一些流寇式的生活，後來不知道在那一個地方，遇到了一部分開初草創的武器不全的民間游擊隊，兩下裏聯合起來。於是我們排長因為擁有了實力，便當起這個隊長，打起游擊來，但在他的意識中顯然的「打游擊」和「作流寇」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來，依然是那樣的放縱部下甚至於可以說迎合部下落後的心理，來企圖把握羣衆，建立自己在羣衆間的威信。根本便不曉得什麼是紀律，維繫隊伍，統治隊伍的，只有他自己的命令，時常爲了自己的統治，來猜疑嫉妬別人，特別是原來游擊隊中的政治員，現在在隊伍中比較得到羣衆信仰的徐展如更是他時刻注目的敵人。歡喜喝酒，不大會喝醉，對於女人，自信的覺得也像是和他喝酒一樣的不會着迷。

徐展如是一個精敏幹練的典型人物。隊伍中目前內在的矛盾的確使他感到是從來沒有的困難，但是他堅信能够把一切眼前的困難克服，擺在他肩上的責任是怎樣能够把這個難生的隊伍變成一個堅強的游擊隊。特別是在減少袁占魁疑心猜忌這一點上。他花費了很多的心血，相反的得到的結果，却是因了一些不穩當的問題，更引起袁對於他的含恨和敵視。袁對於徐的態度，雖然有多少人爲他不平，但他自己仍能泰然處之。不因爲這事激起了些須的灰心和怨棄的觀念。

呂靖是一個北平流亡出來的女學生，來到隊伍裏的日子還不多，在隊伍裏担負文化娛樂工作，有高尙的理想和熱烈的求知的慾望。天真，在她看到什麼不平 and 遇到些委屈的時候，總不免拉一個人來說說講講，彷彿一肚子的委屈和不平，在這說說講講以後便完全解決了一樣。她是隊伍裏唯一的女性，工作上又是那樣的容易使人感到慰藉和親切，農民們和那挑槍桿出身的弟兄們全因爲隊伍裏有了這樣的一個姑娘而驕傲着，背地裏誰要是有些言語傷犯了她，准保這個人會得到羣衆的攻擊。不過袁占魁却因爲身份的超越，沒有這許多的顧及，正因爲這樣，使得她感到莫大的侵害，因之她對於袁除去因爲他是一個隊長，本份的服從尊重以外，內心裏

不曉得爲什麼那樣的鄙賤和厭惡，倒是隊伍裏的那個鄉村小學教員沈木鐸和她最談得來，或許因爲這傢伙的「窩囊」軟弱別人以爲可欺的地方，正是她覺得他熱誠老實的長處。

沈木鐸 老粗們不曉得他這名字的意思，異口同聲的叫他沈木頭，一肚子的古道熱腸，但給別人的印象却真正像似一塊木頭，腦頭呆滯的只會說一些囉裏囉囉的理論，軟軟弱弱，委委屈屈的，他自己深深地感到他唯一的弱點便是嘴太笨，實際上的確也是他的思想常多於言論，言論又往往多過行動。

吳老趕 原是村裏的傭農，受了沈木鐸的大義開導才加入游擊隊的。笨笨拙拙的也像是一個老趕，痛快的天性，古怪的脾氣，隊伍裏他祇肯聽沈木鐸的話，特別是和那一股營棍子弄不到一塊，常常因爲那一般粗枝大葉的老總們，對於他輕蔑，或過份的開玩笑，引起他不痛快，自己一個人躲在一旁去吸旱煙，生悶氣。

劉大運 袁隊長的一個膀臂，很會抓住別人的弱點，施一點小惠，常常他自豪隊伍裏沒有一個人和他談不來，就是因爲他「好交」的緣故。混過了多少個營頭，打了不少次的仗，但總沒有打死了他。從這許多寶貴的經驗中他深深的了解怎樣的發洋財，怎樣的發掘民間隱伏着的可以上手

的女人，很快的弄上了手，很快的又轉讓給別人，在這樣一個慷慨的施予上，劉大運結識了不少的刎頸之交。

孟連昇混了多少年軍隊，始終還是一個二等兵，二等兵只管二等兵，肚裏面的學問倒也不淺，譬如宿營的時候，怎樣能够先找到鋪板稻草，怎樣能向老百姓那裏找到燒雞子的葱，薑，鹽，醬，別的人誰也不會有他那樣的老練。

會國富天性生成的懶傢伙。但他有兩種特長，適足補上這一點缺，那便是又厚又硬的面皮，和存財守家的本領。

丁效忠袁隊長當年在一個綳裏睡覺的老弟兄，有人說他和袁隊長燒過香，磕過頭，但他總不喜歡人家提到這些個事情上去，袁隊長的嘴裏也沒有說過這話，可是不知道這種關係怎樣一來就在隊伍裏傳開了，別人在他的面前莫明其妙的有一種仰視的感覺。他對於隊長的事情彷彿也特別關切些，隊長對於他雖然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好，但是究竟是老弟兄了，袁占魁又是那樣精明強幹，所以在他眼裏沒有什麼人能够壓得過隊長一句話。

陳應龍從來沒有受過什麼拘束，就是在隊伍裏聽見排長講到什麼紀律便頭痛，打打仗鬧點外快，

掏裏跑了放放大炮，罵罵人就是他爲人三大哲學。

姚二嫂 老總們送給她個外號叫「大紅鞋」，一雙水淋淋勾魂的眼睛，增加了他三分人材。這一次隊伍開到村裏來，她給他們洗洗衣服，補補襪底，沒有兩天，跟他們全鬧得很熟，不用說劉大運當然是最熟的一個。這類女人在老總的眼睛裏看得多了，原算不了什麼，除過那一般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老趕才大驚小怪的看不過去呢。姚二嫂和老總們打交待不僅是頭一次，她明白老總們愛些什麼調調兒，可是她又抓得準，包能把這一羣餓虎降服得像綿羊一樣。這一套本領，就連劉大運都逢人豎起大姆指說：「二嫂真是我眼裏看到的頭一份兒。」

第一幕

時間

夏天的一個晚上。

地點

村中一間民房裏。

人物

吳老趕

姚二嫂

沈木鐸

余老頭

徐展如

包奶奶

呂靖

陳應龍

哈二虎

丁效忠

袁占魁

曾國富

劉大運

村民（不上場）

游擊隊員（不上場）

佈景

一間比較寬暢的民房，現在給袁隊長居住着，鋪陳得倒還考究，只是有點凌亂，桌上有吃剩下的酒，和一些菜餚，地下丟滿了雞骨頭，水菓核。

幕啓

屋裏沒有人。窗外看得見有人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黑影憧憧，彷彿是搬挪什麼東西，準備睡覺了似的。遠遠的呂端在那裏教着隊員們唱歌，一句兩句，翻來覆去的唱着。離房子不遠，幾個人在紛紛的吵着嘴，到後來，聽得出吳老趕直着嗓子問：「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接着陳應龍罵了聲：「入他姐，老爺就是不懂這一套！」嘴裏哼着軍歌：「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走遠了。吳老趕討了個沒趣，委委屈屈的咕噥着：「我拿這請問隊長去，我倒看他怎麼說。」說着就走了進來。後面沈木鐸拉着他的衣袖，直勸他：「別管這些了，別管這些了！你不用去，你不用去！」

吳

（推開門，甩開了沈木鐸的手）我讓隊長聽聽，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抬頭看見房裏沒有人，還不死心又叫了兩聲。）隊長，袁隊長！（自己抱怨地）隊長又上那兒去了？

沈

隊長沒有在屋裏？（這才敢探頭探腦的走了進來）唔！幸虧他不在，不然你不是自討沒趣嗎？

吳

我怎麼叫自己沒趣，你剛才在旁邊不聽着，我那一句話不佔理，我就成心要找他評

評這個理。

沈 我說你真是不諳人情少習世故，你想找袁隊長來評理，這豈不是與虎謀皮嗎？

吳 你說什麼？

沈 你聽我跟你說這個道理，丁効忠是袁隊長的磕頭弟兄，陳應龍又是袁占魁的部下，幾次他們糟蹋了老百姓的東西，告到他這兒來，他都不管，老百姓吵得急了，他反而罵老百姓，這一回當事人還沒有怎麼追究呢，你是隊伍裏的人，反而出頭說話，隊長要不罵你個無事生風，有辱軍譽，才算我這話白說呢！

吳 我管了這事就能算是無事生風嗎？要是什麼事都叫人家老百姓吵了起來，咱們還成個什麼隊伍呢？

沈 這些事情想憑你我的力量來改正，有什麼用處呢？爲人要度德量力呀！你看我們的政治員爲了這些事情苦心積慮，弄得他一個人焦頭爛額，又有什麼用處呢？在老百姓的面前，任他唇焦舌敝的去週旋，可是這般老總一點也不顧及他的苦衷，補好東

牆拆西牆，總在老百姓的面前打他的嘴。本來麼，這般老總，秉性如此，上面又有人偏袒他們，不辯是非還是爲所欲爲，由着他們的性子去鬧……（突然發現了桌上的酒菜，拈起一塊骨頭來。）你看，他們從老百姓那裏弄來的東西，連隊長還分一杯羹呢，你又有什麼話說？真是，噢！上有所好，下必尤甚。焉！我勸你……

吳

（搶過了那塊雞骨頭，看了看，忿忿地擲到地上。）別他媽的給游擊隊顯眼啦！偷雞殺狗，禍害老百姓……沈先生，當初一日是我聽了你的話，才跟你到隊伍裏來的，你看隊伍裏現在鬧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跟你說開了，我明天請長假去了！

沈

走到那裏去呢？你的家也沒有了。

吳

家給鬼子佔了，我就憑我這身氣力到什麼地方給人家扛扛，長活也能混碗飯吃，再在這裏待下去簡直要把我肚子氣炸了，什麼叫遊擊隊，簡直是一幫土匪！

沈

（小心翼翼地）噢！謹防隔牆有耳……

吳

誰聽了這話去誰就摸摸胸口問問心，看看對得起老天爺不？我不用說，是一個莊稼

漢，問問他們，脫下了身上那件二尺半回到家去，誰不是老百姓，扛起了槍，混起隊伍就忘了他祖墳埋到什麼地方了，那就叫……

（極力壓制他）老吳！老吳！你不要一時忍不住，把這些話都吵出來！

吳 沈
吵出來，抓破了臉，散伙拉倒，他當他的土匪，我扛我的長活，沈先生你還是找一個館，教你的書！

沈
我……不，我怎麼能離開這個隊伍呢！政治員在隊伍裏說句話有肯聽的，有不肯聽的，唯有我說一句話，不管是我們一起的人，還是後來參加的這般總爺們，都還能唯命是聽……

吳
得了罷！沈先生，要說起來，你說的話，凡是跟我們一塊出來的弟兄，沒有不聽你的，他們這般扛槍桿的，當着你的面不說什麼，背地裏他們的話可多着呢，都說沈木頭那個人……

沈
咳咳！不是木頭，是木鐸，（一字一板地）沈木鐸，你知道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那

兩個字，晨鐘木鐸的木鐸。

吳 我鬧不清是木頭還是……

沈 木鐸，木鐸，你聽清楚了。

吳 別管是那兩個字罷，他們這幫大兵提起你來就頭痛，倒是還有人說政治員的好話，可是我聽見劉大運那個壞蛋，在隊伍裏一個勁兒說政治員怎麼靠不住，怎麼跟外面人有來往，隊長的把兄弟丁效忠也這麼說，我看這件事也許就是袁隊長在那兒出主意……

（這時外面有腳步的聲音。）

沈 （機警的）住聲！隊長來了！

（門開開却是徐展如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疊文件。）

沈 （舒了口氣）呵！指導員！

徐 呵！沈先生！

沈 指導員公忙得很！

徐 怎麼？老吳也在這裏！他們外面唱歌唱的那麼熱鬧，你不去跟呂同志學唱歌去？

沈 老吳這裏和我正在促膝談心呢！

吳 我沒有心去唱歌，徐先生，明天我跟隊長那裏掛個號，我告長假了。

徐 這話怎麼說呢？

吳 我住在這裏面沒有勁。我不幹了。

沈 老吳！你別說這些話。

徐 爲什麼事情呢？老吳，你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說給我聽。

吳 徐先生！你看，我們這隊伍裏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了，當初光是我們那幾村裏的人，由你領着，打起游擊來心裏多痛快，到這兒，到那兒，老百姓沒有不歡迎咱們的，自從袁隊長帶着他幾個人，入了我們的伙，你就看罷……（氣得說不出話來）

徐 好！老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現在也正在爲着這些事情想法子呢，要想我們隊伍

變得好，這樣子鬧下去是不成的，不過，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變過來的，這些人過去的壞毛病太多了！

吳 我真不明白，當初一日爲什麼一定要拉這一羣人入伍，沒有他們，咱們能省多少麻煩。

沈 你真不聰明，他們人少，可是有槍呀！咱們隊伍裏添加了十幾枝步槍，還有一挺機關槍，這多夠好呢！這叫做相機利……

徐 話不是這麼說，他們這般人如果不把他們吸收進來，帶着槍，說不定會去幹什麼事情來的。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人力跟武器都引到打××這條路上來不是很好嗎？引來罷！在隊伍裏他們仗着有槍桿，什麼壞事都幹，別人沒法管他，慢慢地帶着我們的人也學壞了。

徐 這不能隨着他們這樣鬧下去，好在他們到隊伍裏來的日子還少，原來我們的隊員們有沈同志和你常常的注意一下，我總相信他們這些毛病是有法子辦的，一方面

平常不斷和他們講，另外一方面，日子久了，在實際的鬥爭裏，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做
法行不通，碰到了釘子也就好了。

吳 可是袁占魁那個傢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在上面有意縱着他的手下人幹壞
事情。

徐 袁隊長（遲疑了一會兒）看罷！那只有盡我的力量做起來看罷！實在是拿他沒有辦
法的時候就……

吳 徐先生！我把話說在前面，信不信由你，袁占魁他私下裏叫人說你的壞話反對你呢，
你得留神點。

徐 這個我倒沒有怎麼在意。

吳 徐先生，你人太好了，你把他總看成了哥兒弟兄一樣，人家那兒背地拆你的後台，撤
你的後腿。

沈 老吳！你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了。

吳 什麼？

沈 我說，你也說得太過火了。

吳 沈先生，你知道什麼？就說我剛才在外面跟陳應龍吵架的那回事罷！就是因為陳應龍糟蹋了老百姓的東西，好容易徐先生才跟人家說過了好話，回來丁效忠聽說了硬架着陳應龍又要回頭去欺負人家去。徐先生，你想，這不是他們成心拆你徐先生的台嗎？

徐 怎麼他們又要找着人家去搗亂。

（吳還沒有說出來，外面余老頭和哈二虎吵着從外面窗子外走了過來。）

呂 （在外面陪着他們一路安慰着他們）你先不用吵！見着隊長慢慢的說好了！

吳 你看，人家老百姓找到這兒來吵了。

（開開門）隊長呢？

哈 呂 （站在門邊，叉着腰，氣忿忿的。）誰是隊長？

余 (急忙攔住他) 噫! 年輕的, 不許說話, 那麼沒規矩。——那一位是隊長呢?

沈 隊長不在這裏。

余 (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副官老爺! 你聽我說一句話……

沈 (疑慮地) 誰是副官呢? (看了看四週沒有別的人, 這話的確是向着他說的。) 我……

(轉念一想, 副官就副官罷, 自語地。) 呵! 副官是我! (直起了腰) 什麼事, 請說罷!

余 副官老爺! 當初你們隊伍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當老百姓的可真是盼着你們來, 都說, 只要是游擊隊來, 就好了, 又打×! ×, 又愛百姓, 說一句不怕怨生氣的話, 副官! 你們的隊伍來了, 可是……

徐 (搶上前去) 又怎麼啦? 老鄉!

余 呵! 徐先生! 你這件事情可全知道, 都像你剛才跟我們說的那些話, 我們當老百姓的還有什麼話說呢? ……

呂 徐同志, 你知道他們這件事?

徐 就因為陳應龍他們跑到這個老鄉的家裏，把人家的抽屜劈了要當柴燒，我過去把陳應龍說得走開，又和這位老鄉說了好些話，事情才完了，怎麼這事情……

余 徐先生，你就說些弟兄們怎麼就那樣的……

哈 余大爺，你用不着跟他說這些話，我們有話找他們隊長說！

沈 不，老鄉！他是我們隊伍裏的政治員，我是……咳！有什麼話跟他說跟我說都行。

哈 跟他說，說完了話當不了家，拿不了事，有什麼用，上嘴皮搭下嘴皮話就說出來了，說

完了話不管事，倒不如不說。

吳 老鄉！你別怪我們徐先生說了話不管事……

哈 別人說什麼話都沒有用，反正我們就找你們一個首腦人來講話，你們不是有隊長

嗎？找着你們隊長就好辦。

呂 怎麼你們認準了一定要找隊長呢？

余 這是你們那兩位老總說的話呀！有什麼事找隊長去說去，得，我們就找隊長來了。徐

先生在這裏面當不了家，說了話收不回來，在裏面做難，我們也看出來了。

呂 陳應龍他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說他們欺負了老百姓，隊長就會給他們做主嗎？

吳 找隊長，就讓這兩位老鄉找隊長去好了。看隊長拿着這件事情怎麼斷！

徐 不能！不能叫這兩位老鄉找隊長，要依着隊長來處理這件事情，往後我們的隊伍還能跟這村裏的老鄉們見面嗎？

沈 是呵！隊長他總是偏袒……

徐 沈同志！別往下說了。

吳 你不讓他們去找隊長，有什麼用呢？你和老鄉們說了的話，陳應龍又拆你的台，你拿着這事有什麼辦法呢？

徐 （想了想）好，這樣罷！（向二人說話，面上很不自然的。）兩位老鄉，這一次請你們相信我的話，今天的事我全知道，這件事由我去跟隊長說，請隊長一定要說出一個辦法

來，一定要對得起你們。

哈 你這話少說兩遍罷！

余 二虎！不許說這個話！徐先生，你要是能在隊長面前說這話也好，你要是不便說，還是我們來報告隊長，跟他當面請示的好，我看看……

吳 老先生！你別以爲我們徐政治員的話不算話，實在這裏面有他爲難的地方。

余 這個我們不管，我們靜等着聽隊長的命令罷。哈！二虎，我們先回去！

哈 隊長不在這兒，跟別人說有什麼用？走！我們回頭再來！（說着拉起余，老頭揚長去了）

呂 （追到門口，安慰他們。）二位先生去罷！等一會徐同志和隊長說過一定會有辦法的。

沈 （搖搖頭嘆息了一聲）有什麼辦法呢？隊長是這樣的隊長，部下是這樣的部下，如此下去，我怕政治員在羣衆間的威信，從此掃地了！

呂 （回過頭來）沈先生，你說什麼？

沈 你沒有聽見剛才羣衆說話的餘音嗎？他們以爲政治員只能說空話，於實際無補，又

安知這內中我們的政治員也是進退維谷，左右爲難呢？

吳 徐先生費了多少心血到現在又成了拿空話欺哄老百姓了，他這一肚子的冤枉，我倒要跟老百姓說開了來！（說着追了出去）

徐 （急急的想喊住他）老吳！老吳！

沈 你讓他去罷！他要是能夠把你這個中的苦衷解釋清楚，倒也是一大快事。

徐 這那里行呢？我們自己隊伍裏的事情爲什麼要說給老百姓聽呢？

呂 把這裏面的話要說給老百姓聽，人家對於我們隊伍的印象更該壞了！

沈 對！吳老趕畢竟是吳老趕，想不到這一層，我去跟他說去。（點着頭搖搖擺擺地走出去）誠然，斯事不足爲外人道也，斯事……

呂 （望着他的背影，不禁好笑。）這位老先生酸勁，可真夠瞧的！

徐 人太好了，免不了有點囉裏囉索的地方……呂同志，你沒有看見隊長嗎？

呂 沒看見！就爲了陳應龍他們這件事，村裏的老百姓鬧得不得了，我才過去勸他們一

定要見隊長，我這纔同着他們到這裏來的。

徐 今天晚上一定要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不然……

（剛說了一半，袁隊長却推門走了進來。）

呂 （抬頭看見有人走進來）呵！隊長！

袁 （看了二個人一眼，佯然的走到桌子旁邊）就是你們二個人在屋子裏？

徐 對啦！我們剛剛在談着一件事情……

袁 （拾起眼皮來瞟了一眼）不是說要解決了嗎？你們二個人去解決好了。

徐 隊長！這件事情一定要請你出來主張一下。

袁 你們兩個人談得正好，我走進來不大方罷！

呂 隊長！你還不知道我們的隊伍住到這村子以後的情形嗎？紀律壞得不像話，跟老百姓吵架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袁 他媽的，我帶隊伍經過了多少地方，遇見的老百姓，從來沒有像這地方的人刁的了！

呂 這，那兒能夠怪人家老百姓刁呢？這都是我們的隊員糟蹋人家的東西呀！有少數的隊員實在不顧及老百姓的利益了，所以這事情不能怪老百姓，倒是應該約束一下，我們自己的人不對！

袁 （故做不解） 哦，是這個樣子！我倒一點也不覺得。

徐 隊長！像這種不守紀律的現象，應該立刻想法子改過來的，不然的話……

袁 （嚴重的） 展如，這些事情我勸你不要插手來管，要是把我的隊伍帶變了，我可不能答應你！

徐 帶變了？

袁 你們沒有帶過隊伍的人，開口紀律，你不知道弟兄們，頂頭痛的就是這個玩意嗎？

呂 隊伍裏要是沒有紀律，還能算是個隊伍嗎？

袁 呂小姐！你別聽他們說的那一套，從步兵操典上找出幾個字眼兒來就要挑剔兒，直照着這麼幹起來，事情可全糟了。

徐 可是隊長！今天晚上，人家老百姓爲了這件事情吵了好幾次了。

袁 誰敢吵！抓住了來見我。我們隊伍紮在這兒，還受老百姓的氣嗎？

徐 老百姓並沒有敢招惹我們的隊伍，反而是……

袁 是咱們不對，又是咱們弟兄的不對？徐展如，我就不明白我們的弟兄有什麼地方不對你的眼了！

徐 不對我的眼……不，隊長……

袁 你用不着說下去了！什麼事我都聽說過了。你在外面，幫着老百姓說話，抑制咱們的弟兄。弟兄們在底下說的那些話你聽見了沒有？

徐 弟兄們說什麼話？

袁 說什麼話，你自己去問去！

徐 可是隊長，你不能够只依着一兩個弟兄……

袁 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這兒告訴你一聲，往後我聽見隊伍裏誰再在外面逞老百姓

的性子，欺壓咱們的弟兄，我就對不起他。

呂 隊長！我想這件事情還是應該規定出一個辦法來。

袁 這個我自然有辦法，這件事情用不着誰來瞎操心。徐展如！快吹熄燈號了，你去睡罷！

徐 可是隊長！這種事情是關係我們隊伍……

袁 告訴你！用不着你管！你去睡覺罷！

呂 （徐展如還要說話，袁隊長早背過身子去斟酒，呂靖看了這種情形，無可奈何的。）

徐同志！這話以後再談罷！

呂 徐同志！這話以後再談罷！

袁 呂小姐，你站住！

呂 隊長……

袁 你站住，我還有話跟你說呢！

呂 （只站在門邊不動）有什麼事隊長請說罷！

袁 呵！你過來，有很多的事情呢！（呂靖遲遲的踱了過來）坐，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談！

呂 （滿腹狐疑地）不用坐！隊長有什麼事快說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袁 坐下來說不是一樣嗎？——你看，怎麼在我跟前倒拘束起來了呢？

（呂靖無可奈何的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袁 （這時候說起話來反而不像剛才那樣的自然了，吞吞吐吐地。）呂小姐，你知道，隊裏面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你呂小姐爲人和氣，做起事來又能幹……

呂 袁隊長，你不是說有話要跟我說嗎？請你快說罷！

袁 這個……自然囉！有很多的話要說呢！你不用忙，慢慢地聽我說。（回頭看見桌上還有酒菜沒有吃完）你看桌上還有酒呢！呂小姐沒有事，先喝一盅。

呂 我不喝……

袁 喝，喝一點點沒有關係。（說着斟過酒來）

呂 （站起來，避到一邊去。）我是從來不喝酒的，隊長！

袁 不喝酒！（怪沒趣的）那好，還是坐下來，我們隨便談談。

呂 （沒奈何又坐了下去，故意的想把話拉開。）對啦！關於弟兄們在外面的事情，我正想要跟隊長說一說呢！

袁 （急切地）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呂小姐，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你在隊伍裏面沒有人不說你好，這些話，我聽別人說的太多了。這樣很好，你知道，我對於呂小姐也是這樣，說不出我的心裏……

呂 我年紀還小，隊長請不要誇獎我。

袁 這都是真的，一點也不帶客氣的！你知道現在我們隊伍裏，自從我帶着我那些弟兄們來了以後，槍枝也夠了，還有，現在打起仗來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沒有辦法了。從前，徐展如，他一個念死書的，上了火線差得遠，講帶隊伍，打游擊還是得我們扛槍桿出身的人來幹！（說到高興的地方，仰起身子來喝了一盅。）怎麼，你不喝，呵！不會？

呂 真的，我一點兒也不會！

袁 你看，那成了我自己喝了，這多不對勁！

呂 隊長自己喝罷！

袁 那，那太……（說着又夾了口菜吃）呂小姐！你不覺得我這個人太……太……那個了罷！我有點兒太隨便，是不是？

呂 （勉強的答應着）不，一點兒也不。

袁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股子痛快脾氣，可是，隊伍裏的什麼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有的人看不慣我這個樣子，背地裏議論我的人可多着呢！哼！呂小姐，你聽到這種話沒有？

袁 沒有？

呂 沒有，一點也沒有。

袁 那許是你還沒有聽見呢！哼！讓他們去說罷！反正我就是這一套。要想把隊伍帶好，誰都得聽我的命令才行。

呂 倒沒人敢怎麼樣。

袁 沒有？那可不見得！眼前就好像有幾個人呢！呂小姐，我雖然到隊伍裏來沒有多少日子，可是我看出來了，呂小姐……你……

呂 我……

袁 我知道，你很好，你不像那一般人……

呂 隊長，什麼事我都懂得很少，我光知道你是隊長，什麼事情都依着你的命令的！

袁 （得意忘形的） 那好極了！呂小姐，只要你說出來這種話，我就全放心了。你想，我在這裏當隊長，什麼事情都應該有個人來幫我的忙，我一來就覺得呂小姐不錯往後，我想我……

呂 隊長，你以後有什麼隊伍的公事交給我，我一定可以。

袁 不，不是說的什麼公事，呂小姐，你錯會了我的意了。我是說，在隊伍裏只有你一位小姐呵！不是女同志！底下那般弟兄們你知道，他們的嘴裏總要瞎七雜八的說，這件事

情在他們嘴裏早傳開了，他們都說我當隊長的跟呂小姐……哈哈，其實，那兒又有這回事呢！

呂（憤怒的）隊長！這些話我也沒有聽誰說過，我總覺得你是隊長，我是……

袁哈哈！什麼隊長不隊長的，你就別信這回事，咱們是……是什麼？是同志呵！對啦！你看同志跟同志，該多麼隨便啊！（說着伸手過去要拉姚的手）

呂（驚訝的避開）隊長你……

袁你看！你這人真太不開通，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呂（鄭重的）隊長！請你尊重些！

袁（想不到她會這樣的變了臉）這，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呂隊長！我原以為你有什麼公事，我纔留在這兒的，要是你總說這些話，那我……（準備要走出去）

袁你光光忙着走！

呂 要是沒有什麼事，明天再說罷！

袁 你站住！（說着用身子擋住她去路，漸漸地發現了呂靖那種厭惡的神情，不由得也變了臉。）

我問你，你到底什麼意思？

呂 我……

袁 你痛痛快快地跟我說明白才好。

呂 我有什麼意思呢！在隊伍裏，你是隊長，在一切的工作上，我尊重你，可是隊長……

袁 哼！尊重我，我他媽的，我有什麼可尊重的！我不過是一個扛槍吃糧的老粗，比不上人

家上過洋學讀書識字的小白臉。

呂 隊長！你用不着說這些話，我沒有一點看不起你的意思，不過是……不過，哦！對不起！

我要走！（從他的身邊擠了過去，臨出門還舉手敬了個禮。）

袁 （望着她的背影，癡立在那裏，半天的工夫，才狠狠地罵了聲。）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又想了想，實在氣不過了，拔出了槍，扭開了保險簧，沖到門邊去。）

(迎面劉大進在門上撞了個滿懷。)

劉 隊長你追誰?

袁 (急燥地) 把她給我抓回來!

劉 抓誰隊長!

袁 抓……(想了想,氣餒了下來。)他妹妹的!(頹然地退到桌子上坐下來)

劉 隊長你跟誰在生氣?

袁 我……

劉 是誰,你說給我聽,我給你去辦去。

袁 媽的!是徐展如那個小舅子。

劉 徐展如那好辦!

袁 怎麼?

劉 徐展如今天晚上給陳應龍跟丁效忠他們哥兒倆個挖的可苦啦!

袁 怎麼？

劉 先是陳應龍跑到一個老百姓的家裏弄了點柴火，才說要走，碰見了徐展如，他硬逼着陳應龍把拿到手的柴火攔下來，完了，他還給老百姓說了好些好話，賠了半天不是，陳應龍憋了一肚子的氣走回來，找老丁，丁效忠氣急了，說我們哥兒們幾時作過這樣的盤子，拉着老陳，又跑到那個老百姓家裏去把柴火原份的拿回來了。

袁 這幹得對！往後我聽說我的人誰要是外面栽了跟斗，回來我還不答應他呢！

劉 你還不知道呢！徐展如在外面邀買人心，答應了老百姓好些話，老百姓就拿着他的話來問陳應龍他們，陳應龍說：有什麼話你問我們隊長好了。隊長！這件事你可得給我們的弟兄作主。

袁 那還用說！剛才徐展如還跟我吵了半天，那小子給我一頓臭罵給罵跑了。

劉 那你爲什麼還拿槍追他呢？

袁 我拿槍追……肖他姐！我越想越氣，我想幹了他。

劉 隊長！你不能拿槍幹了他！

袁 爲什麼不能？

劉 你幹掉他，他手下那一百多人吵起來不是就難辦了嗎？並且我聽說這小子跟外面又有來往，依我說抓他一個空子，把大伙吵起來，把那小子趕出隊伍去算了！

袁 把他轟出去？

劉 不趕出去，你看他在隊伍裏夠多麼討人厭！拿來老百姓一點東西，他也說話，誰嚇唬老百姓兩句，他也看不過去，我自小混營頭，大小混過不知多少個了，就沒有碰到像他這麼死樣的上司。

袁 上司？他算你那一門子上司？

劉 他不算上司，他可專要擺上司的牌子呢，特別是原來跟着他的那一羣老趕，眼睛裏就有他一個人，那兒還有隊長呢！

袁 他媽的！有這麼一個傢伙，插在這裏面，你說我這隊伍怎樣帶呢？

劉 這個用不着你担心，我自然會想法抓那小子的空子，把他趕出去。只要是搞得這小子離開了隊伍，不用說弟兄們幹什麼不受人家的拘束，就是你帶着這起人隨便向那兒走，也沒有人敢出頭說話了。

袁 好，這件事情你好好的幹罷！幹好了我不會虧待你的。

劉 那還用說嗎？多少年的老上司了！

（正說着話，外面隔着窗子有人在叫。）

聲 劉老總！劉老總！

劉 誰？

袁 是誰？

劉 村裏一個洗衣裳的女人！

聲 （在外面哈哈的笑着，像是就靠着窗紙向裏頭視。）劉老總！你出來呀！

袁 叫你呢！你出去看看！

劉 (走到門邊，向門外的人說) 你幹什麼來了？

聲 告訴你一聲，補好了的襪已給你送到屋子裏了。

劉 好，我知道了。(才要掩上門進來)

聲 屋裏有誰呢？

劉 隊長在這兒呢！

聲 (妖聲妖氣的) 哦！你們隊長在這兒呢！

袁 (忍不住了) 誰呀？進來！

劉 (問隊長) 叫他進來？

(隊長點了點頭。)

劉 進來！隊長叫你進來呢！

聲 我！半夜三更的，到隊長房裏去，怪不方便的。

袁 叫她進來，我有衣裳找她洗！

劉 聽見沒有，唔，進來吧，別那麼假門假世的！

（劉大運用手一拖，拖進來一個俊俊悄悄的姚二嫂來。）

劉 這就是隊長！

姚 （站在門旁邊，用手掩着嘴唇，只不住的笑，半天才放下了手，抿着嘴，嬌嬌妮妮的說了聲。）早

見過多少回了。

劉 （奇異的）你倒會見過隊長？

姚 你們開到村裏來的時候，隊長騎在馬上，頭一眼我就看見他了。

袁 你就在這個村子裏？

姚 對啦，就住在村口上那個大樹底下。

劉 （乘機走到隊長的身旁邊）她就叫姚二嫂，這一帶的老百姓沒有人不認識她，在村

子裏很有名呢！

姚 （半噓的）劉老總！不許你在隊長跟前來誦派人家！

劉 這還用得着鋪派？村子裏誰不知道你！（說着彎下腰湊到隊長的身邊低低的說私話）

姚 （真像是發急的樣子）劉老總！你瞎說什麼，我可不答應你！

袁 （聽了劉的話，嘴角上掛出一絲的笑意。）想必你這傢伙早已經……

劉 這不算什麼，要是隊長心裏……

（兩個人同時看姚二嫂，她却羞羞答答的把頭低下來。）

劉 噢！還不好意思了呢！

姚 （半疑半嘆地）把人叫進屋裏來，又沒有事，光拿着人開玩笑，那我走啦！（說完扭身，誰也想不到有那樣的快，狡兔一樣的溜走了。）

劉 （追出門去看她）你回來！你回來！

（已經叫不應，劉大運悵然的回來。）

袁 （惋惜地）看！都是你玩笑開得太過火，把人給鬧跑了！

劉 他媽的！這才叫裝洋腔呢！你不用信她這一套。

袁 也是你太沉不住氣了，無論怎麼說，總不能在一個生人面前把人家鬧得太下去了呀！

劉 你別担這份心思啦！告訴你，只要是隊長看上，她還討厭，這件事情有我担！
袁 那兒說得上討厭不討厭的話呢！我覺得我覺得……

劉 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

（袁隊長也扼制不住，會心的笑了一笑。）

（正在這時候，門忽然的推開了。）

劉 誰呀？

（門上早擁上了六七個農民，爲首的除去余老頭哈一虎，還有許多的村民。）

余 對啦！隊長回來了！那好極了！

袁 什麼事？

余 隊長！我們剛才來過一次了，你沒有在家……

包 (搶到前面去) 隊長! 你可得給我們作主, 我們窮家破戶的, 比不得人家裏有呀! 要

是有隨便拿點什麼也沒有關係, 可是碰到我們窮人頭上可把我們給逼死了!

劉 (擺出架子來) 什麼事呀? 堆上這麼多人找隊長來吵!

余 我們可不敢吵! 我們是來求隊長老爺們開開點恩典的!

袁 有什麼可恩典的?

包 隊長! 你可得給我們苦老百姓拿一個主意, 只要有你一句話, 我們就好活下去了。你

不知道, 光指着我們老百姓來說好話, 把嘴都說破了有什麼用呢? ……

劉 那兒來的這麼一個囉嗦的老太婆, 嘴裏咕嚕了好半天, 你說的都是些什麼玩意兒?

包 老爺! 我們這兒求老爺的恩典……

袁 劉大運! 不要跟他們瞎吵! 叫他們舉一個頭目來說話, 七嘴八舌的像什麼樣子!

余 隊長! 讓我來報告你! 我是村長……

袁 你是村長, 好! 你一個人留在這兒, 叫別人給我散開!

余（回頭看看身後的隣舍們）你們就先回去……

包回去？！我們就在這兒等着罷！你知道我那一隻老母雞……

劉別七嘴八舌的亂說！散開！散開！（說着用手去推門上的人）

（老百姓暫時的退了一下，但聽見劉說了話，又復擁了上來。）

哈推什麼，推什麼！我們都是有事來找隊長……

劉隊長不是叫你們舉出一個頭目嗎？有他在這兒，你們還瞎吵什麼？

哈我們幹嗎要瞎吵呢？在這兒站都犯法嗎？

（這時門上窗子上擠着的人更加多了，門外面羣衆紛紛的議論着。）

余二虎！不許這個樣子！鄉親們也別亂說話，先聽我一個人說！

袁（喝住他）不許說，不許說！先把這羣人給我趕散了！（後面的人也附和着他的話）

哈我們聽了隊長的命令自然會散的，用不着隊長趕！

袁誰說話，給我站出來！

劉 是他，就是這個小影子！

（劉大運用手去拉他，二虎拐在那裏，別的人也出來想攔住。）

袁 叫他出來我問問他！

余 算啦！隊長！你別跟他一般見識，鄉下人不懂事……

劉 出來！藏在人羣裏瞎吵算什麼呢？

（劉大運伸手去拉他，二虎不敢出來，拉拉扯扯的把大運的火勾起來，對胸打了二虎一拳，衆百姓正在動怒的時候，徐展如分開衆人站了起來。）

徐 劉大運！你放開人家！

劉 隊長叫他出來，他不來，只在人羣裏瞎起鬧！

徐 我知道，這也用不着動手動腳的！

（劉大運放開了手。）

余 對啦！還是徐先生給我們在隊長面前求求恩典罷！

徐 隊長！你頂好問一問他們都是爲什麼事情吵！

袁 （仰視不理，半天才從鼻子裏哼出一個字來。）哦？

徐 隊長！你看人家老百姓找到你這兒來了……

袁 找來了！怎麼樣？

徐 你應該一個一個的問問他們！

袁 問他們！我沒那份閒精神，要問你去問去！

（徐惹了個沒趣，正在沒法子講話，身後余老頭扯了扯他的衣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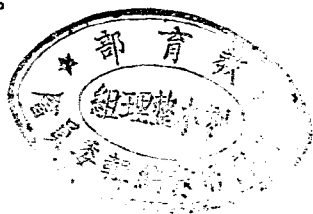
余 徐先生！你看，這些苦老百姓找隊長找了一整天了，找別人這些事又了不下來……

包 （急切的）是呵！老爺！我們跪在地下怎麼央告也沒有用，老總說叫我們找隊長來，

你想想我們家裏那隻大老母鷄有五斤多重呢！又正在下蛋的時候……

余 你說呀！你那隻老母鷄怎麼樣了，跟徐老爺說呀！

包 對啦！徐老爺！可逼死我們了，我家裏的那隻大老母鷄，硬給你們的老總拿走了！



徐（站在那裏，真不便說什麼話，看了看門上的老百姓，又看了看背着身子仰望着屋頂的隊長，喊出了一聲。）隊長！

袁（只回頭望了望他，又轉過臉去。）你去問他們呀！叫我幹什麼？

包老爺！那個老總的模樣我都認得清清楚楚，剛才我還看見他來着呢！你讓我認出來給你問問他。

余，這個用不着，你等着聽袁隊長，徐老爺的命令罷！

包不認出來的好，認出來當着隊長對對，省得說我們鄉下人胡說亂道，真是的，在那兒呢！我剛才還見着他來着呢！

（說着轉身到外面去找，大家都關心的望着外面，突然人羣裏老太婆喊了出來：「在這兒呢！對啦！就是他！你別走！你別走呀！」）

衆進屋裏去進屋裏去！

隊長叫你呢！

進去呀！幹嗎要走呢！

（人羣裏七手八腳的把會國富推了上來，一隻手還不住的把東西往袋裏塞。）

徐（臉上也怪掛不住的）好！我知道是他了，先讓他出去罷！

哈（人羣裏不曉得誰喊了一聲：「瞧他嘴裏還嚼着東西呢，手裏還有……塞到懷裏去了！」）
你望懷裏塞什麼？（一把把他的臂膀扛了起來，手裏還拿着一塊雞翅膀，大家哄的一聲笑了起來。）

包（這一下可急了）老爺！你看，我那隻大母雞給他吃得就剩下一個雞翅膀了！

袁（臉上紅起來）媽的！你們瞎吵什麼玩意！徐！展！如！你爲什麼縱容老百姓在我跟前這麼胡鬧！是誠心叫我下不來嗎？

徐這全是老百姓自己檢舉出來的。

袁你不用說，光是幫着老百姓還不夠嗎？隊伍裏的人不壓制這件事，反想着把事情都吵出來，吵出來大家臉上好，是不是？

徐隊長！這種事情，人家老百姓都提出來了，我們自己還應該馬虎嗎？這不是臉面不臉面的問題，我們隊伍想在這裏住下，這樣子不顧及人家老百姓是不行的。

袁這樣子不行，一定要處處受老百姓的氣，給老百姓欺負着才行嗎？

余這個！我們當老百姓可不敢哪！老爺！

哈我們還敢欺負誰嗎？少糟踏咱們一點東西就好了。

劉告訴你，你少在這兒瞎吵！

哈我怎麼是瞎吵呢？你看罷！我們好好的，一條扁担，就這麼給他們弄成兩截，我們家的

抽屜，劈了給他們燒成了灰……（說着拿出半段扁担，和一塊燒成了灰的木柴。）

（陳應龍在人叢裏看見他手裏的東西，就從他背後伸出一隻手來把木柴搶了過去。）

陳貪他姐，我的柴火攔在那裏，你憑什麼拿了來！

哈你的柴火！我們的傢具怎麼就會變成了你的柴火了呢？

丁（走上來就動身拉哈一虎）揍，拉出去，揍這個小舅子！看他橫得這個樣子！

哈！你們仗着有槍桿兒就欺負我們老百姓罷！

徐丁效忠！你不許這個樣子，鬆開手！

丁 我就沒有聽說過，我們當兵吃糧還受老百姓的氣的！

徐 有什麼話不好說呢，何必一定要動手？

袁 徐展！如你不用管他們的事，我看這渾小子能夠辦成個什麼樣子！丁效忠！把他拉出去問他想着怎麼樣？我帶兵多少年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的弟兄給人家欺負過。

丁 走走！

陳 出去說！出去說！

余 老總！老總！你鬆開他，你鬆開他！你看着我的面子上先放手，他鄉下人不懂得什麼有什麼請你朝着我說……隊長也別生氣了，這都是我們鄉下人不好！

袁 媽的！我就沒有看見過，老百姓裏有這麼刁的！你想想看，我們隊伍開到村裏來住着，爲的是什麼，不是爲了打鬼子，保護你們老百姓嗎？我們給你們拚命，怎麼我們倒不

好了！你們想想看，你們還有人心嗎？

余 是！是！

袁 媽的！什麼事情都跑到我這兒來瞎吵，不看你們是鄉下人，不懂事體，那一定要把你們幾個押起來，重辦一下！

余 大人恩典！大人恩典！

袁 什麼恩典不恩典，還不給我滾！

余 （委委屈屈的走了）走罷！走罷！

（走出去還聽得見怨聲紛紛，特別是聽得見哈二虎憤憤的喊着：「他們想在村子裏住下去，哈！等着瞧罷！」）

袁 （得意的）老丁！陳應龍！回去歇着去罷！往後有什麼事朝着我說！

衆 對啦！這才是一個上司的。胳膊朝外拐，幫別人說話可算個什麼玩意兒好！老陳！劉大！運回屋睡覺去！

（三個老總得意揚揚走了出去。）

徐隊長……

袁 沒有事出去罷！有什麼可搗毀的呢？

徐隊長！我覺得你不應該光是順從着弟兄們的意思，由着他們的性子來胡鬧……

袁 我知道，我全知道了，我帶兵就是這樣的帶法，用不着你來多嘴！好啦！沒有事出去，我要睡覺了。

徐隊長！這樣子弄下去，只怕我們的弟兄以後在村子裏連走一步路都不容易了，以後的事情隊長等着瞧罷！（說完，轉身走了出去。）

（袁隊長望着徐展如的背影，生氣了半天，抓起了桌上的酒壺，一仰脖子喝了，怒氣始終沒法消隱下去，重重的把杯子摔下來，回身把燈吹滅，黑影裏摸到床邊去。）

（袁隊長才把被子提起來，預備疊好睡覺了，窗戶上突然咚的一聲有人挖了一個洞，袁隊長注目看時，外面早哈哈的笑了起來，立時，心裏的怒氣全消釋了，嘴角上掛出不可扼制的笑，像是餓

狼樣的朝門邊撲去。

——幕——

第二幕

時間

第一幕後二天,下午五六點鐘。

地點

村口一片場院上。

人物

孟連昇

劉大運

曾國富

姚二嫂

吳老趕

呂 靖

沈木鐸

袁占魁

陳應龍

徐展如

丁效忠

農民游擊隊員多人

佈景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陽光映射到村口一個破廟壁上。從影壁過去便是進村子的路。一個破廟的台基——僅剩下一個高高的平台和一堆碎石破碑了——佔據着舞台的一角。一株綠葉成蔭的樹底下，擺着幾塊破磚，顯見得那是人們從瓦礫堆裏面搬出來，擺在樹底下，乘涼的時候坐着的。

幕啓

樹上的蟬起勁的叫着，雖然那聲音已經是經過了一天的嘶喚都有些悶了。樹底下孟連昇和吳老趕談着話，正談到一件使人興奮的事，招得孟連昇笑了起來。

吳（有點不耐煩了，一面在石頭上把烟袋敲了敲，掏到懷裏，一面說。）算啦罷！別論說這件事，我們聊一點別的罷！

（孟連昇還不住的笑，一面嘴裏還說。）

孟他妹妹的，那脖子洋勁兒可算夠大的，我在窗戶外面聽着都站不住了！

吳看把你笑的那個樣子，那麼大年紀了，碰到這種事情還那麼大意思，也不嫌個喪氣。

孟你看你這個人，叫你吳老趕，你就真是個老趕了。這種事在隊伍裏有什麼稀罕，這是碰見頭兒在屋裏，要是換一個別人，你看怎麼樣？

吳（好奇的）怎麼樣？

孟怎麼樣？推門進去，抽個頭兒，撈一手兒，那還有什麼客氣。

（突然廟台子後面有一個人，跑着喊了出來。）

曾 誰要抽頭兒，撈一手兒，算上我一份兒。

孟 （抬頭看了看，是這個傢伙，又看見他那份伸張着手找便宜的樣子，又氣又好笑。）什麼事呀，你也不打聽清楚了，那兒都有你一份兒。

曾 什麼事？你說給我聽，有抽頭兒，便宜的事情，可少不了我……

孟 少不了你，對啦，你去罷！

曾 你先跟我說清楚了，我纔好去呀！

孟 說清楚了，那還不容易！——告訴你，找隊長去抽頭兒去！

吳 對啦，你去找便宜去罷！

曾 （急切地）有什麼便宜事兒，你跟我說。

吳 別想便宜，想糊塗了心，算了罷！

曾 （有把握的）不，沒關係，隊長是老上司了，他知道我的脾氣，有什麼便宜事他總忘

不了我，我也短不了孝敬他。上一次我弄了包老太太那隻雞，不是還撕給隊長多半個嗎？

吳 這種事能跟那半隻雞比嗎？

曾 到底是什麼事，你說呀！

孟 隊長跟大紅鞋的事，你想法子抽個頭兒呀！

曾 什麼？

孟 這兩天，每天晚上熄了燈，大紅鞋準摸到隊長的屋裏去，告訴你了，你去罷！

曾 （摸了摸腦袋）這種事呀！我的媽！算了罷，我還要命呢！要是吃的喝的倒算不了什麼！

孟 他媽的，你光想着吃的喝的了！碰到這種事……

曾 碰到這種事我們往後退罷，隊長那個脾氣，他不跟你動手鎗，那才算怪呢！

吳 我鬧不清楚，隊長跟大紅鞋是那會兒鼓搗上的？

孟 那會兒，就是前天晚上的事。

吳 前天晚上？

曾 對啦！就是前天晚上，是那娘兒們找上門去的，大運給拉的皮條。

吳 這些事情我一點也不理會！

曾 要不人家什麼管你老趕呢！你忘啦！那天晚上村裏的老百姓跑去找隊長，不是大伙兒都看見他們三個人在屋裏拉拉扯扯的嗎？

孟 對啦！那天晚上我們曾大哥也露了一次臉，叫人家從懷裏抄出了鷄翅膀來，這夠多光彩呢！

（連吳老趕想起那個情形，也笑起來了。）

曾 老孟！你還提那件事幹嗎？

吳 說起來啦，不是包老太太昨天還追着，她跟你要老母鷄嗎？這件事情怎麼了下來？
曾 （慚愧地）別提啦！要不是指導員給我，把這件事情了下來，我是可沒法見人啦，走出去人家都認識我。

孟 我看你往後還貪小便宜不貪啦！

曾 真他媽的倒霉，叫我碰見了這麼一個小氣鬼，她又是個老太太，叫我沒法子辦。

吳 你怎麼能抱怨人家小氣呢？你拿人家的東西還不許人家講話嗎？

孟 說正經話，老曾呀！往後你這貪小便宜，搗洋撈的脾氣可得改一改了！這一回是叫你碰一個軟釘子，你不改這毛病，日後碰釘子的地方又多着呢！

曾 改，改！往後就是餓死我，餓死我，我也不找這個釘子碰了。

孟 （自我批判） 這話就對了！不過這話，說起來可方便，多少年慣下來的老毛病，一時改可不容易。

吳 這毛病非改不成，指導員說的好，我們游擊隊第一要跟老百姓弄的好，要是弄不好，簡直什麼事情都不方便，打起仗來更要吃大虧了。

孟 指導員的話倒不錯，可是隊長的做法就不一樣。

吳 （輕蔑的） 隊長哼……

曾 (忙止住他) 別說了，丁效忠跟陳應龍就來了，丁效忠當年跟隊長是把兄弟，留神

把你的話告訴隊長去。

孟 (低聲地) 噢！老丁這兩天總是不高興似的，他跟誰鬧别扭呢？

曾 他心裏跟劉大運犯勁呢！

吳 爲什麼？

曾 當初有過這麼一回，丁效忠弄了一個娘兒們，後來說給劉大運了，這一回劉大運弄上了大紅鞋，給隊長送過去，算答禮。丁效忠，老丁心裏怪不舒服呢！

孟 其實又何苦呢？老丁跟隊長當初是磕過頭的弟兄，犯得上爲大紅鞋就鬧别扭嗎？

曾 老丁跟隊長倒沒有什麼，到底是老弟兄了，隊長怎麼說，老丁怎麼是，這沒有錯兒，就是着大運那小子過不去。

孟 大運那小子不是玩意兒。沒事拿着娘兒們給人瞎張羅，竟藉着這個交朋友！

曾 別說了！他們過來了。

（一會兒的工夫，陳應龍和丁效忠從村子外面走了回來。）

曾 （特別提高了嗓子，怪親熱的招呼着。）丁大哥，到那兒去了？

丁 沒事到村子外面溜去了。

孟 可該回來了，說話就要點名了呢！

陳 點他媽的個旦！在營盤裏我都煩這一套，出來了還管那些個。

孟 嚶！別這麼說，回頭有個大事小事的，找不着人不是就糟了嗎？

陳 管她呢！老子愛溜就溜溜，想回來就回來。

吳 指導員問了你好幾次呢！他聽說你病了，真不放心，叫你回來到他那裏去拿藥呢！

陳 我沒有什麼病，吃東西吃雜了，瀉了兩次這不算什麼。

丁 沒有事用得着他來瞎操這份心。

陳 這話可也別說，指導員那小子，就是人太死樣，這些地方別說他是真的假的罷，還像那麼一回事。

孟 這些地方隊長就想不到。

丁 隊長一天忙得很，那兒有工夫在這上面用心思。

陳 算啦！這兩天隊長又弄上了大紅鞋，那兒還有工夫！

孟 應龍，自己的老上司不許瞎胡說。

曾 這件事情還能瞞得住誰呢？

（正說着，劉大運從村子裏面走了出來。）

劉 怎麼着？大伙兒都在這裏呢！

曾 劉大哥，你到這兒來聊聊！

劉 好好！

丁 （不快的）你拉他手嗎？劉大運這兩天忙着呢！

劉 （一面說着，一面坐下來）我有什麼可忙的呢！

丁 你還不忙？現在成了隊長跟前第一個紅人了。

劉 大哥說這話才是罵人呢！我紅又紅得到那兒去？（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包香烟來）大

哥抽烟。

丁 我不抽。

曾 我來一根。

劉 我知道，少不了你的。（拿了根給他）還有誰要？

（陳應龍接過一枝去。）

劉 老趕來一枝。

吳 不，我有旱烟。

劉 算啦罷！來一根沒關係。

吳 你留着罷！我抽我的。

劉 你這人，真是老趕，出來了這麼幾個月了，還是那股子勁兒。

陳 一根烟捲兒還過不着嗎？你就看，隊長夠多義氣，烟，酒，吃的隨便來，不分你我，是得這

個樣子才能透着親熱呢！

吳 隊長，那是，人痛快極了。

劉 那還用說嗎？換個別人誰行？小裏小氣的，我就是看不慣。

陳 老劉，你說誰？

劉 這還用說出來！那小子，我見着他他就頭痛，他違背地後說這個說那個的，他沒有敢當着面說，他要敢當面說我準得要他個好看。

孟 你是說指導員是不是？

劉 那還用說！

丁 那小子，他背後說什麼來着？

劉 大哥！我正找着要跟你說呢！我聽說那小子在底下搗隊長的鬼，作他媽的洋夢呢！

丁 他怎麼搗鬼？

劉 他總是說隊長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他想着把隊長鼓搗下去，他想着幹呢！

會他？

劉 不是他還有誰？

陳 （恍然大悟的）哦！怪不得那小子這兩天直跟咱們哥兒們套近乎，講交情，簡直是劉備！摔孩子，邀買起人心，打這個主意呢！

劉 這小子，假門假事的，裝人裝得又像着呢！

丁 那叫他自己做夢，竟想着這件事，那可該着他小子找苦吃了！

曾 你這話怎麼說？

丁 你看，咱們哥兒幾個講一句自己話，吳老超是老實人沒關係——他媽的，誰想在隊伍裏鼓搗隊長，咱們哥兒幾個能白讓他鼓搗嗎？

陳 沒那麼便宜的事，誰敢來就要他個好看。

劉 對啦！到底是多年的老弟兄啦！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上司吃別人的虧。

丁 吃虧，竟讓隊長吃虧，要咱們這般他媽的幹什麼的？

劉 只要是丁大哥一句话，這事情就好辦。

吳 （莫明其妙的）你們說了半天，說的是什麼事呢？

劉 你還沒有聽清楚嗎？

吳 我老聽你們說指導員這個那個的，指導員怎麼啦？

曾 指導員那小子沒安好心眼……

劉 曾國富，你跟老趕說的那麼清楚幹嗎？這裏面有沒有他什麼事。

吳 我說一句話，你們可別拿我當老趕。我看看指導員極不錯的，你們怎麼這麼說他呢？

劉 這些事你不懂，到時候你看着好了。

（正說時，村口外面有一個女人哈哈的笑着。）

孟 （頭一個是他聽見了）你聽是誰……

曾 （歪着頭聽了聽，跳了起來。）他妹妹的，是她來了！

孟 誰？

曾 大紅鞋！她藏在那兒呢！

陳 還藏着幹嗎？（大聲叫）快出來罷！

曾 出來啦！別要人的命罷！

（大紅鞋姚二嫂從樹後面一閃身走了出來。）

姚 我躲在樹後面聽了半天，到底你們背底後說人家什麼沒有？

（丁效忠見了這娘兒們勾起來一肚子的牢騷，跳起腳來走了，衆人看見丁效忠要走，也準備散去。）

姚 這是什麼呀！

劉 （一把拉住了丁效忠）大哥，你幹嗎走？

丁 我還待在這兒幹嗎？（氣惱的）

曾 對啦！我們不走，還在這兒夾雜幹嗎？孟連昇，老趕，咱們走啦！

（連陳應龍也跟着他們走了，丁效忠才走了兩步却又給劉大運死命的拉住。）

劉 大哥！你心裏還爲了這件事情不痛快嗎？

丁 我有什麼不痛快的！

劉 大哥！這件事不是我對不起你，你知道，隊長……

丁 隊長，多少年的弟兄了，又是老上司，沒有可說的。

劉 這就對了。多少年的弟兄了，可別爲了這件事……

丁 你放心，隊長的事就跟我自己的事一樣！告訴你姓劉的，往後你少在丁老爺的面前

獻殷勤，我玩不了這一套。

劉 大哥！你怎麼說這種話呢？你心裏的事我明白，日後你看我劉大運夠不夠朋友就是

了。你以爲我光顧了巴結隊長就忘了自己哥兒們弟兄了嗎？

丁 （有一點心動）你怎麼樣？

劉 我早有了辦法了！你等着瞧。

姚 （從旁插言） 他沒有辦法還有我呢！丁老總你別急。

(丁效忠臉上很下不來。)

劉 姚二嫂！你別再惹丁大哥了。

丁 劉大運！我記着你的話呢，我走了。

劉 (追上去問他) 丁大哥！我問你！剛才我跟你說的指導員的事……

丁 這個你放心，你別以為隊長的事情我沒有你費力氣，爲了一個娘兒們就拔香頭，我

算什麼人呢？(說着走遠了)

劉 (回過身來指大紅鞋說) 你看，光是爲你一個人惹多大的事。

姚 怎麼着，你心裏也犯勁兒了是不是？

劉 我，我是什麼人你還看不出來。我要是犯勁我還會這麼賣氣力嗎？

姚 這還可以告訴你，事情都推在今天晚上，要把這件事情弄好了，那邊上頭說啦！你的好處多着呢！

劉 這還不是全仗你老人家在那邊的一句話嗎？

姚 別說了！我問你，你的事情幹得怎麼樣了？

劉 你沒聽我剛才還在這兒運動來着嗎？都差不多，今天晚上就抓空子把那小子轟出去。

姚 那很好。只要是他轟出隊伍去，就好辦了！

劉 隊長那兒怎麼樣了？

姚 這兩天總沒怎麼能夠跟他說明白，我想今天晚上一定把他抓下來。叫他把隊伍拉起走！

劉 隊伍走？今天晚上恐怕辦不到吧！

姚 沒關係，二爺說了，只要是徐展如那小子不在隊伍裏，隊長要把隊伍拉起走還不容易嗎？

劉 怕是隊長他拿不定主意。

姚 這個不要緊，有我呢！

劉 有你？別看隊長那麼一個粗大漢，他還是真吃這一套，碰到了你跟他一上勁他就沒準主意了。

姚 這是什麼話呢？要是不肯聽我的話，二爺他們今天就弄一點人來嚇唬嚇唬他，外面有人放兩聲鎗，裏面咱們再把隊長挾住了，不怕今天晚上這隊伍不隨咱們走起來嗎？

劉 怎麼嚇唬他呢？

姚 你不用打聽！二爺在村子裏等着你商量這件事情呢。你快去吧！

劉 你呢？

姚 我現在就找袁占魁去。

（兩個人還沒有散開，石台上早站定了一個人。）

呂 （望着下面問）誰在那兒呢？

（兩個人一驚散開了。）

劉 是我，劉大連……呵！呂同志！你在那兒幹嗎？

呂 劉同志！你看見沈同志了嗎？

劉 沈木頭呀！沒有看見。他沒有在村子裏呢！

呂 （說着走下來）沒有，這位老先生上那兒去了？（一面說一面向村子外面走去）

姚 （吃驚的）怎麼？她躲在什麼地方來的！

劉 咱們兩個光顧了說話，沒理會她藏在後面呢！

姚 要是咱們的話都給她聽見了，可就全糟了！

劉 也許沒聽見罷？

姚 不管她聽見沒聽見，劉大連，咱們想一個法子轟走了她算了。我看出來袁占魁還在

姚 她身上打主意呢！

劉 你還真的吃這一門子醋嗎？

姚 你媽的！什麼話？我是怕袁占魁那小子癡迷了罷，不肯跟着咱們幹，又該着二爺罵我

沒有用了。

劉 那不會，袁占魁想弄她弄不到手，恨得牙癢呢！
姚 算啦！咱們快走罷！

（兩個人急急的朝着村子裏走去，繞走到影壁前面，正好和沈木鐸撞了一個滿懷，身子一閃兩個人沒說一句話走進村子去了。）

沈 （望着他們兩個人的背影，連連搖頭。）霉氣！霉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在這兒一搖三嘆的時候，呂端卻從村子外面走了回來。）

呂 你這個老先生，到那兒去了！人家找你都找得急死啦！

沈 是你找我？

呂 我村裏村外找了你半天總找不着你，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兒嘆氣呢？

沈 不，我也是剛出來，我剛剛給隊員們上過政治課。

呂 你聽到了什麼沒有？

沈 哼！我這門功課不但可以教育羣衆，而且還能夠乘機反應羣衆的意見。

呂 你到底反應了些什麼意見沒有呢？

沈 （自賞自嘆地）咳！嘖！嘖！羣衆意見良好，也認識了紀律了，特別是對於我印象良好。

呂 得啦！別囉哩囉嗦的了！我告訴你一件事，剛才我從那邊過來的時候，看見劉大運和那個洗衣裳的娘兒們在這兒偷偷摸摸地講話呢！

沈 （大搖其頭）人心不古，世道淪喪……

呂 誰跟你說這些事呢？我是說，我聽見他們兩個在那兒說，今天晚上把誰轟出去，挾着隊長想把隊伍拉走呢！

沈 啊？把隊伍拉走？拉到那兒去？

呂 我沒聽他們說，我先聽他們說那邊，那邊的，也不知道說的那裏。

沈 啊！有這種事？

呂 我看咱們快點把這件事情說給指導員聽罷！看看他有什麼辦法沒有？

沈 有理，有理！我正想着要跟他說呢！有人背地散佈他的流言，說他有通敵嫌疑！

呂 這是誰這麼說？我怎麼一點兒也沒有聽見呢？

沈 你怎麼會聽見呢？這是羣衆的意見反應到我這裏來的呀！我已經把咱們的人都佈置好了。

呂 好好，咱們快去罷！

（才要舉步，徐展如正好從村子裏走出來。）

徐 沈同志！呂同志！正好有事情找你們。

沈 巧極！巧極！我們也正好有事找你。

徐 是不是你們也得到什麼消息呢？

呂 （奇異地） 什麼消息呢？

徐 我得到了報告，聽說咱們隊伍裏混進了漢奸，正在進行破壞工作呢！

沈 我已經早有聽聞了。

呂 我剛才也聽到一點消息，跟這個有關係的。
徐 走！我們到別處談去。

（三個人一齊向村子裏走去。）

（場上靜場約半分鐘，太陽快落山，幾隻烏鴉向村子裏飛去。）

（突然，大紅鞋和袁占魁從石台後面繞了出來。）

姚 來！這兒沒有人，到這兒來。

袁 你說罷！有什麼話呢？

姚 說？說出來我就怕你幹不了！

袁 你這話可說錯了，你應該怕我不肯幹，不該說怕我幹不了！

姚 我看着你倒是肯幹，我就怕是你做不了主，當不了家。

袁 我當不了家？我當不了誰的家？

姚 頭一個你拿着你們的什麼指導員就沒有辦法！

袁（笑了）沒辦法？那才是笑話呢！告訴你罷！這小子的野心倒是不小，想着鼓搗掉了

我，他來當隊長！看罷！我說一聲叫他滾蛋，他就得滾蛋。

姚 你真敢說這種硬話？

袁 那還用說！你看好了。

姚 這個我看你的罷！可是還有一個人呢？

袁 還有誰呢？

姚 還有……算了罷！那個人我不說啦！

袁 你說爲什麼不說呢？

姚 說出來又不管事，還說他幹嗎？

袁 怎麼說不管事呢？你就說剛才你跟我說的那些話，我那一句沒依着你呢？

姚 你依着我呀！那我可說了！

袁 你說罷！是誰？

姚 就是你們隊伍裏的那個姓呂的女學生。

袁 你說她……

姚 對啦！是她！怎麼樣？辦不到是不是？

袁 倒不是辦不到，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覺得她也不順眼呢？

姚 你管這些，你就是辦得到辦不到就行了。

袁 依我看，她人還老實……

姚 對啦！又還老實，又漂亮，又有才學，比起我們可強到那兒去了呢！

袁 不是這麼說……

姚 不是這麼說怎麼說呢？我早知道了，像我們一個下三爛臭娘兒們，那一點比得上人

家，我們還不是三天兩天解悶兒，玩意兒過了這一陣，還不是你，我是我。

袁 你怎麼說這些話呢？我袁占魁心裏要是那麼想，叫我……

姚 得了罷！不用跟我來這一套啦！我什麼事情還不懂？

袁 (急切地) 那你讓我怎麼說呢?我的心裏要是沒有你有她,就讓我袁占魁……

姚 少說兩句罷!留神,別真的忘了誓,還說沒有她呢?要是沒有她爲什麼我別的事情你都答應,提起她來你就不說話了呢?

袁 我沒有說不答應呀!我是跟你商量商量,看是不是一定……

姚 一定!一定!我說這麼辦就一定這麼辦嗎?

袁 一定要這樣辦?那是容易!你看着好了。這個丫頭,在我跟前大模大樣的,我早就想收拾她一下子呢!

姚 收拾她!別收拾到了自己的身上罷!(說着撲嗤一聲的笑了)

袁 咄咄!你這人真……

姚 真怎麼樣?你說!(嬌媚的)

袁 算了罷!別開玩笑笑了!

姚 別開玩笑笑了,咱們說正經的罷!

袁 你還有什麼正經的？

姚 你聽我問你，你把他們兩個人弄掉了以後，你這隊伍想着怎麼帶呢？

袁 怎麼帶？還不是由着我的性子帶。（突然覺得很奇異的）可是，怪啦！怎麼這些事我從來都想不到的，你提他幹嗎？

姚 我，我是替你着急呀！我看你現在已經是這個樣子，我看出了你這個人只是顧前不顧後的，我總不能不說呀！

袁 （感激零涕的）你真是，你這個人這樣的，我倒沒有看出來，這真叫我……

姚 這算不了什麼！自從那天晚上回去以後，我就替你盤算着，像你這麼一個有作爲的，又受不慣誰的管轄約束，倒不如找一個地方，能夠把隊伍安定下來，又領槍，又領錢，不要讓弟兄們像這樣子的吃苦，打仗……

袁 （恍然大悟）哦！你是說，我把隊伍拉着走到……

姚 對啦！就看你敢不敢幹啦！

袁 敢幹，沒有什麼不敢幹的。不過是……

姚 只要你敢幹，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隊伍拉過去。

袁 今天晚上，不行！

姚 有什麼不行的呢？你帶着這麼多的人槍拉過去，還怕那邊虧待了你嗎？

袁 你不知道，事情沒有這麼容易的。

姚 爲什麼不容易的呢？

袁 嚕！你，女人家懂得什麼！

姚 我不懂，我什麼不懂？

袁 你懂什麼？

姚 我早看出來啦！你現在是三心二意的，拿不定主意，告訴你，真的想着要幹，就不能耽誤，別等着兩邊都鬧得不是人，把你夾在當中，那就晚了。

袁 （遲疑了半天）我問你，是不是過去有了真能夠像你說的那麼好？

姚 我還會撒謊騙你嗎？

袁 (有動手樣的) 那好！就這麼辦。

(袁占魁正在回答着姚二嫂這句話，背後早有一個人跑了過來。)

陳 隊長！我們已經把指導員給架來了。

袁 架來了？好！

姚 我看你的了！(說着從石台後面繞了過去)

(丁效忠、劉大運一左一右的挾着徐展如，後面跟了許多人捆簇着走上了。)

劉 報告隊長！徐展如有通敵嫌疑，給我們盤問出來了，請示隊長該怎麼辦？

袁 (故意的) 哦！是政治指導員私通敵人？

劉 對啦！剛才我們問得他沒有話說了。

袁 好！給他押到台子上去，我來問他！

(袁隊長說完，先到台子上去等他，劉大運和丁效忠真像是催押犯人一樣的吆喝他。)

劉 去！

丁 上去！上去！

徐 （厲聲地）用不着這樣拉拉扯扯地，我在這裏又不會跑到那兒去，你們站在這裏，讓我自己上去。

（丁、劉一遲疑的工夫，徐展如早已大踏步的走上台去。）

徐 隊長！我徐展如自從發動了這個游擊隊以後，一個多月的工夫雖然不敢說有什麼成績，敢自信在各方面都能夠切實的幹去！自從你隊長帶着十幾個弟兄加入到這裏面來，我相信事事都是在你隊長底下爲了改善我們的隊伍，堅強我們的隊伍，在拚着自己的能力來幹，或許有的時候，我做人的處事都免不了有疏忽的地方，但是我決沒有想到會有人在背底裏煽惑弟兄來專門對付我這件事情。

袁 徐同志！這件事情比不得別的事情，私通敵人就是漢奸呀！光憑你說也沒有用，咱們先聽一聽弟兄們怎麼說。你們誰知道這回事情，快說出來！

劉 報告隊長！剛才我們問他的話都是真憑實據的，指導員他……

丁 他是什麼指導員！

（這時羣衆間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

陳 叫他漢奸！

劉 徐展如他平常行動，就是鬼鬼祟祟的，沒有事往外面跑，跟外邊有聯絡！

丁 他串通鬼子，傳遞消息！

陳 哼！他還會邀買人心，想哄着我們大伙兒，聽他的話跟着他們來幹呢！

袁 徐同志！弟兄們都這麼說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徐 這個我不用怎麼聲辯，第一，說我私通敵人有什麼證據沒有？第二，我跟外邊有來往，

在工作上是有必要跟外面取得聯繫的！

劉 （挑着幾個人狂笑了起來）他還說沒有證據呢，現在他已經承認跟外面有聯絡了！

袁 你跟外面有聯絡，這是你自己承認的了。

(徐還沒有來得及說話，沈木鐸早忍不住了。)

沈 (囁囁的) 這種說法不對，此乃斷章取義，反末爲本之說法。

衆 對啦！怎麼能這麼說呢？

曾 木頭！你別在這兒瞎轉文了，也不看看是什麼事！

呂 (挺身出) 隊長！跟外面取得工作上的聯繫就是通敵嗎？我們是一個游擊隊，難道說我們跟別的游擊隊，跟其他友軍聯絡都是不應該的嗎？

袁 呂同志！這兒還輪不到你說話呢，等我問完了徐展如再問問你跟他的關係。

(呂的臉立刻飛紅了，大家——特別是老總們一陣譁笑。)

呂 隊長！你不能聽錯他的話，這簡直是歪曲事實。

袁 他自己都承認了的話，你反而出來替他翻供，這是究竟什麼一回事？難道真叫我當着大伙兒追問你們兩個人的關係嗎？

(老總們又笑了，呂氣得說不出話來。)

徐 隊長！你不要隨便說話，爲什麼呂同志出來說一句話你就侮辱她？

沈 這真是莫須有的冤獄！含血噴人，罪大惡極！

陳 木頭！你敢再說，留神我揍你。

孟 陳應龍！你幹嗎欺負他老實人呢？

曾 算啦！算啦！看上面的事情怎麼辦罷！

丁 隊長！你下命令！把徐展如怎麼處置！

劉 把他轟出去，這種人咱們隊伍裏不要他！

陳 對！轟他出去！

曾 不用轟！我看他簡直沒有臉在隊伍裏待下去。

丁 轟！這種人留着他來幹壞事嗎？

袁 徐展如！你聽見弟兄們的話了嗎？你自己看着辦罷！

徐 隊長！你應該知道我徐展如一個人，組織起了這樣一個游擊隊來，不爲升官，不爲發

財……

劉 不聽，不聽！沒有工夫聽你這種話！

曾 幾個大兵對啦！少說兩句罷！

丁 快點滾！快點滾！

吳 （突然從人羣後面衝了出來）什麼？你們這樣的要把指導員給趕走？

陳 不趕走，還留着他在隊伍裏往外遞消息嗎？

吳 這，這簡直不是黑天的冤枉嗎？憑什麼就說他是漢奸！他不過爲人正派，看不慣你們

糟蹋老百姓，看不慣你們胡嫖亂賭，多說兩句話，你們就看他，他不順眼硬要找空子！

袁 吳老！不准你說話！（跟着他這命令，丁效忠早跑到他的身邊，掏出槍來比着他。）

孟 丁大哥！別拿槍嚇唬老！趕！

吳 拿槍怕什麼！你們斃了我，我還要說。

丁 你這小子敢說！（把保險蓋開開了）

衆 (大驚) 喂! 別動槍! 別動槍!

劉 (過去攔住丁的槍) 丁大哥! 把槍收起來。

吳 我還怕什麼? 是我看不過去的事, 我都要說! 哼! 先想要勾搭呂同志, 弄不到手, 又找大紅鞋, 這種事情都是誰幹的! 還腆着臉硬說別人有事情呢!

(衆人有的點頭, 聲音凝成一個小波瀾。)

劉 吳老趕! 你再說我可要你的好看。

(幾個人上來要拉吳老趕。)

吳 不叫我說我就不說, 反正我是跟着指導員出來的, 你們要轟走他, 我們原來的人就跟他走! 咱們還是各幹各的也好。

衆 對了! 我們反正跟着他走!

吳老趕! 別吵了!

咱們走咱們的!

孟 隊長！我看別先就轟指導員走，留在隊伍裏待兩天考查考查他再說。
衆 對啦！這話對！

袁 （看見了這個情形，飛機轉風。）好！那就把他留在隊伍裏考查一下，來人，把他的槍卸下來。

吳 （瘋狂了似的擋在前面）卸槍？憑什麼卸他的槍，他犯了什麼罪過？

（陳應龍他拚着命的拖他拖不回來。）

袁 滾蛋！叫你們卸槍聽見了沒有？

（丁效忠，劉大運跑上台去拿槍比着徐。）

吳 （簡直要撲到台上去）不能卸，不能卸！要卸先槍斃了我罷！

徐 （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但很鎮定的。）吳老趕！用不着這個樣子。

吳 徐同志！你做錯了什麼事情叫！人卸！下！你的槍？

徐 （沉思了一下）吳老趕！你不用講這個理了。（向丁劉）好！你們卸罷！

(卸下了槍，交給袁占魁)

袁 (把握住這個勝利) 徐展！你自己留點神罷！(說完向衆人) 都跟我走！

(衆人蜂湧走下，場上只剩下吳老趕氣得跳脚，沈木鐸呆立在那裏搖頭嘆氣，呂端想到委屈的地方掩住了臉哭了起來。)

徐 (看了這個情景，心裏雖然暫時的有一陣酸楚，但反而鎮定的來安慰他們。) 老吳！這種事情算不了什麼！別太難過了。

吳 (氣忿的喘不過氣來) 徐！同志！依我說你帶着原來咱們出來的那幫人還是自己去幹罷！跟這一般土匪在一塊兒，咱們可受他們的氣呢！

沈 誠然，這一羣匪棍，簡直是不可救藥，我看你是枉費心機。

徐 本來，這種工作是最艱苦的，或許以後的困難還不祇像今天的這種程度。(堅定的) 可是，我相信，我會把這種艱苦的工作做完。這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可以做得到的。
呂！同志，用不着這麼難過，你應該認識……

呂（太興奮的）徐同志！我真想不到袁占魁會無恥到這種程度。他屈辱我的事情我永遠記在心裏，將來你看罷！

（正說着外面稀稀落落的有十幾聲槍響。）
聽！外面的槍聲！

徐（接着又是四五聲。）

沈（驚惶的）我們的隊伍恐怕已經陷於敵人包圍之中了。

呂這兒附近沒有聽說有敵人，這槍聲是那兒來的呢？

徐同志們！別驚惶，這是我剛才接到的那個報告裏的事情發生了。

吳這該着怎麼辦呢？徐同志！

徐設法叫我們的隊伍先集中到劉家村去再說，到了那裏，我們取得聯繫就好辦了。

（才說完，村裏又是一排槍聲。）

吳（奇異的）怎麼村裏也有槍聲呢？

徐 村子裏的漢奸也動手了！留神！別叫袁占魁把隊伍帶到接近敵人的地方去，到那裏他就可以出賣我們的隊伍了。

（槍聲裏一羣游擊隊員從村子裏倉皇的跑出來。）

羣衆甲 村子裏也有了鬼子兵了，我們該着怎麼辦呢？

徐 決定往劉家村退。

呂 徐同志！那個叫做大紅鞋的女人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袁占魁帶着一批人，都攜帶着齊全的武器，還有那挺機關鎗，走上。）

袁 （急燥的）媽的！村子裏發現了敵人，不知道是那兒放的鎗，抓個老百姓來問問。

丁 連一個老百姓都找不着，去問誰呢？

孟 隊長！你快下命令！是打是退？

袁 拉着走！往山裏拉！

劉 不到萬全寨去！

袁 到萬全寨？

劉 對啦！先往那兒拉罷！

袁 那兒不是離鬼子兵更近了嗎？

曾 不能往那兒拉！拉到那兒去，咱們的隊伍準保給鬼子打垮了。

劉 隊長！你忘了！（使眼色）不是說拉到萬全寨嗎？

（袁隊長想了起來了，才要下令。）

孟 隊長！現在咱們先退到一個地方安置一下，整理整理隊伍才能打仗！咱們不能送到

鬼子跟前等着挨打。

衆 對了！這話對！

（鎗聲更密了。）

羣衆甲 要退快些退！先到劉家村再說。

衆 對啦！到劉家村去罷！

（袁古魁喊了兩聲「不許吵」，但得不到一點反應。拔出鎗來向天開了兩響，衆靜了下來。）

袁（威脅的）亂吵，亂嚷，還有一點紀律沒有啦！——聽我的命令！大隊先退……

衆去劉家村去？

劉（湊到袁的身邊）不是退到劉家村，是退萬全寨。

吳我們聽隊長的命令，退到劉家村。

衆對啦！對啦！

袁（看見這種情形，只好硬起頭皮來不理劉大運的事。）好！現在就出發。

徐隊長！應該下命令，出了村口集合站隊，還有應該指定前衛和掩護部隊。

袁好！我指定掩護部隊……

吳你們先退罷！讓我帶着一小隊給你們斷後。

孟吳老趕！你沒有鎗，先把我這枝借給你罷。

吳（接過鎗）好！弟兄們先跟我到村口去。

(一小隊人跟着吳老趕下。)

袁 大隊不准亂跑，到村口集合。

(衆正在下場時，姚二嫂追了上來。)

姚 你把隊伍拉到那兒去？

袁 先退到劉家村。

姚 爲什麼退到劉家村？

袁 大伙兒都往那邊退，沒辦法！先退到那兒再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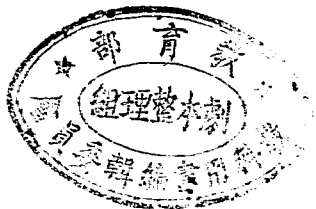
姚 不，你下命令，把隊伍拉到萬全寨。

袁 那兒？

姚 萬全寨，萬全寨！

袁 不行，那兒危險！

(看了看隊伍都走光了，又看見村裏的鎗聲越近越密了，顧不得姚二嫂追自己的隊伍去了。)



姚

（也追了下去，嘴裏還喊着。）袁隊長！袁占魁……
（槍聲更近了，聽見有人追過來。）

——幕——

第三幕

時間

第一幕後五天，下午四點鐘。

地點

劉家村一個人家的前面。

人物

丁效忠

陳應龍

孟連昇

吳老趕

曾國富

徐展如

袁占魁

姚二嫂

沈木鐸

哈二虎

呂靖

余老頭

劉大運

劉家村農民游擊隊員多人

佈景

劉家村裏的一角。一間農家的草房佔據了舞台的一角，草房後面繞出一條小路，是通村子外面的，另外有一條叉路通到村子裏。舞台上雜陳石碾等物。

幕啓

一派齊而有力的歌聲，越唱越響了，陳應龍扶着牆角在喚丁效忠。

陳 丁大哥！丁大哥！你到那裏去？

丁聲 沒有事踹踹。

陳 別出去踹啦，回來吧！

丁聲 有事嗎？

陳 你回來，我跟你說話。

（丁效忠還沒有回來，孟連昇却從房子裏走了出來。）

孟 丁大哥又要到那兒去？

陳 誰知道呢？他臉上包的那塊布還沒有取下來，就滿村子裏踹踹！

孟 這可不大好，這村子裏關防那麼緊，總是跑進跑出的，給人家放哨的說兩句，不是臉上也不好看嗎？

丁 （牆角那旁走過來）老陳，你叫我幹嗎？

陳 沒有什麼事，我是叫你沒有事不要出去瞎跑呢！

丁 我想去看看人家下操的，聽聽人家的歌兒唱得多整齊。

孟 你忘了你臉上還掛着幌子？

丁 他媽的！真倒霉！一個子彈兒擦過去的傷，會鬧大發了，現在裏面都生了膿了！

孟 當初你一掛彩就聽了指導員的話，包起來別動他現在早好了。

丁 我以爲擦破了點皮，要什麼緊呢？隊長看着我總往外流血，叫我抓把土揉一揉，誰知道一揉就揉壞了。

孟 隊長一個老粗，那兒懂得這些，這些事還是得問指導員呂同志，人家這些上過洋學的，懂得衛生學。

陳 我倒真沒有看透，徐展如那小子斯斯文文的打起仗來可真不含糊。隊長聽見了槍響，不知道是那兒打來的，心都慌了，竟顧丁拉着他那大紅鞋往前面跑，要沒有人家徐展如在後面釘着，咱們不給鬼子打垮了，也得給那村裏的老百姓收拾了。

丁 媽的，我真沒有見過老百姓有那麼壞的，他們敢動手繳隊伍的槍！

孟 本來也難說，咱們住在人家那裏，糟蹋人家，等着打起仗來，人家還不給你一下子嗎？

陳 後來我聽指導員說，那天晚上就沒有一個××兵，都是村裏村外的漢奸，聯起手來，想着解決咱們呢！

丁 我入他姊妹，這一羣漢奸真他媽的不是人養的，多會兒給老子抓住了，吊起他來，拿火燒死他個小舅子的，咱們招着他惹着他嗎？想盡了法子跟咱們搗亂，你說我這一回掛彩冤不冤呢？

孟 哼！這一羣漢奸要不是咱們自己的人勾來的才算怪呢！

陳 老孟，你是說他不是？

孟 誰？

陳 指導員。

孟 算啦罷！老陳！你別再上人家的當，給人耍着玩了，是好人，是壞人，王八，鬼子，賊，打這一

回仗，全都看出來了。憑良心說，咱們這一回往這裏退，招呼隊伍，指揮打仗，前前後後的那一個地方沒有人家行呀！人家還是剛剛叫咱們卸了槍的，人肚子裏一肚子的冤枉，要是換一個別人早跳腳不幹了。

陳（自覺慚愧地）真怪難爲人家的，咱們卸了人家的槍，人家一句話也沒說，打起仗來比誰都賣命，指揮調動又真有兩下子。

丁 我跟幾個人叫他媽的漢奸困起來了，要不是他來把我們接出來，那天我們幾個人的命，早死在那村裏了。想起了那天咱們跟着劉大運吵，卸他的槍，對待人家的那種樣子，這兩天碰見了他，我臉上還怪下不來的呢！

陳 他對你怎麼樣？

丁 就是因爲人家對待咱們太好了，滿像沒有那回事一樣，才透着咱們不是人呢！我真想多會找一個時候跟他說開了……

孟 這倒用不着，指導員心裏明白這件事，不會怪別人的。

丁（怪恨的）！嘴當初就是不該聽劉大運的話。

孟 什麼事？

陳 那小子今天早上來找我。

（抬頭看見有人走過來，縮住口不說了。）

丁 你說呀，那小子怎麼啦？

陳（使一個眼色）吳老趕來了。

孟（抬頭看見他很親切的招呼着）老趕這兒來。

吳聲 我不去，我還有事呢！

孟 來罷，這兒來罷！別總是把那件事攔在心裏化不開，自己的哥兒，能老存着疑扭嗎？

吳聲 孟大哥！我忙着呢……

孟 什麼事兒呀！那麼忙！過來坐一會兒。（說着跑下）

丁（向陳懺悔的）吳老趕還記着，那天卸槍的仇，心里不痛快呢！

(孟連昇擁着吳老趕上來。)

陳 老趕！你是不是還爲了那天卸槍的事不痛快我們哥兒們嗎？有話說開了，老甃在肚子裏，我心裏怪不對勁。

吳 沒有什麼！

孟 老趕，你是老實人，什麼話別攔在肚子裏，當面說開了就算了。

吳 這兩天沒有什麼了，前幾天我連你們的面都懶得見，後來，指導員跟我一說，我全明白了。

陳 這可不是你的真心話。

吳 我這人就是有一句說一句，我心裏煩誰，從我的臉上就看得出來。

丁 眞要是這樣，老趕，那算你夠朋友，我總怕你有話攔在肚子裏不說，你，你說出這話叫我給你行禮賠不是，磕個頭都成。

吳 我們用不着來這一套，往後走着瞧罷！你們這兒坐着，我還有事呢！

孟 你忙什麼呢？

吳 還有幾個掛彩的弟兄，沒有送走，我去招呼下子。

孟 我們的傷兵病號都送到那兒去了？

吳 都是本地的老百姓給送走了，再打起仗來，我們簡直不用操一點心。

陳 （怪覺得新奇的）這兒的老百姓可真不壞，查哨，放崗，送信，都是人家來幹，我們的傷兵病號，他們還管藏起來送去了走。

吳 這兒的老百姓本來就好，我們到這兒來又不像從前在那村裏一樣的糟蹋人家，自然什麼地方都可以幫了，我聽指導員說，將來我們走的時候有不少老百姓要加入我們的隊伍跟着我們幹呢。

陳 這好極了！

吳 我走了！（說着一個人走了）

陳 （望着他的背影）老趕！真夠朋友！

丁 我就歡喜這種人，有什麼說什麼！（忽然想起了剛才的話）喂！你剛才還有一半話沒有說完呢，劉大運那小子怎樣啦？

陳 劉大運那小子又跑到我那兒去，說指導員的壞話，還想着挑着我鬧事，叫我一頓臭罵給罵走了。

丁 那小子，下日再說什麼誰也別答理他，看他還有人味兒沒有了。

（正說着，會國富匆匆地跑了來，嘴裏低低的喚着。）

曾 丁大哥！丁大哥！

丁 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地？

曾 嘿！剛才隊長把我叫到他屋裏去，給我一包烟捲兒……（跑得喘不過氣來）

孟 瞧，一包烟捲兒就變成了這個樣！

曾 不，你聽我說呀！他跟我說了好些話，叫我把他們幾個人找去，說要跟他们商量一件事呢。

丁 他攔着大紅鞋睡覺去了，還找咱們哥兒們有什麼事。

曾 既是隊長找咱們，咱們就去一趟，多少年的老弟兄了。

丁 我不去！他手下又有大紅鞋，又有劉大運，還找咱們哥兒幾個嗎？

曾 他找了你們一會子，就是去一去有什麼關係？

丁 你拿了他的烟捲去罷！我不去。

陳 （遲疑地） 去一趟我想不大要緊罷！

孟 我看不去也沒有什麼！你們還不知道呢，他自從來到這村子裏以後，各處碰了幾個

釘子，這兩天話也不說了，今天找咱們去，說不定他又有了什麼路子了呢！

丁 你跟他說去，沒工夫，我們不去！

（衆人還在遲疑，房子那邊徐展如背着身子和沈木鐸談話。）

徐 你快去多找幾個人各處去找找他，別出了什麼事情。

沈聲 好的！我立刻動身去！

徐 (轉過身來看見他們在這裏) 怎麼?你們都在這兒?

孟 對啦!

徐 (走過來,看了看丁效忠的臉) 好一點了嗎?

丁 (恭謹的,拘束的。) 報告指導員,好一點了!

徐 膿還多不多呢?

丁 沒有多少,過兩天就好了。

孟 指導員!你剛才派人去找誰?

徐 呂同志出去了一天,沒有影子,我怕她出了什麼事呢!

孟 怎麼,呂同志不見了?

陳 他到那兒去了呢?

徐 不知道,她出去也沒有跟我說一聲。

孟 徐同志!我看這兩天呂同志一個人總是垂頭喪氣的連話也不多說一句,彷彿有什

麼心事似的……今天忽然這樣的不見，也許會……

徐 這事情，真奇怪了！自從咱們到了這個地方以後，紀律比從前嚴得多了，誰也沒有隨便便的出去過，今天的這件事倒是叫人想不到的。

孟 指導員！我沒有事你派我出去找找她罷！我可怪不放心的呢！

徐 你去？——不用了，已經派出去好幾個人了，我們等他們的回信再說罷！

（雖然他極力的要表示出這件事情的並不嚴重，但他自己焦灼疑慮的眼光，却引起了他們更大的不安，沉默了半天。）

丁 指導員！你想，呂同志他會不會……

徐 同志們！不用光爲了這件事情太担心了，——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罷！

陳 什麼好消息？

徐 這村子裏有許多老百姓預備加入我們的隊伍呢！下一回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們的人一定會比以前多得多了。

曾 指導員！這裏老百姓怎麼願意跟着咱們走呢？

徐 他們本來都是受過訓練的老百姓，早就有心要跟鬼子去拚一拚呢！這一回我們的隊伍來了以後，他們有很多人想着將來就跟着隊伍走哩！同志們，平常沒有事的時候可以常常找老百姓談一談，他們懂得並不比我們少，多談談話大家都有好處。

孟 是！

徐 好啦！你們在這兒歇着罷。

（衆人恭謹地敬禮，徐也點點頭走下去了。）

陳 孟大哥！你聽見沒有，還是人家指導員有辦法。

孟 人家行，隨便人家那一個都比我們的人強，你就說吳老趕罷，一個才從鄉下出來的種地的，現在變得嘴裏也有個一套兩套的，就是我們這一羣扛鎗桿的沒出息，還是老樣子，簡直越活越回去了。

曾 你說這話我可不信，我說他們有一個人就沒有變。

孟 誰？

曾 沈木頭，還是那分老樣子，一天嘴裏嘮嘮叨叨的。

孟 沈木頭怎麼沒變，他也變了！

丁 他那一點兒變了？

孟 現在他嘴裏的文明詞兒也多了，說句話也像是人說的了，這不是他也變了嗎？

陳 對啦！這可真不容易，他會說一句半句的人話，我看看也怪有出奇的了。

（衆人還在談笑着，袁隊長暗暗地從一旁出來。）

袁 （低低地嘆） 丁效忠！

（衆人回頭看見了他，都站起來。）

袁 坐着罷！我多會兒講究過這些個，今天這是誰立的規矩？

丁 （第一個坐下來） 隊長！聽說你找我們？

袁 對啦！怎麼大伙兒談起天來，忘了去找我了？

(衆人彼此都看了看，沒說什麼。)

袁 (故意裝出很親切的樣子) 這兩天我的心思特別多，想了半天總想不通，我想還是找上了你們，我們自己老弟兄們一塊聊聊。

陳 有什麼話，隊長你說罷！

袁 我這兩天時常的就在納悶，當初一日我們在隊伍裏待着多好，爲什麼一定要拉出來呢？不就是爲了咱們的脾氣相投，都不願叫人家拴着管着嗎？可是到今天怎樣反而不如在隊伍裏的日子隨便了，就爲了這事，他媽的，我可真煩透了。

孟 你想出什麼辦法沒有呢？

袁 辦法倒是有，這辦法還不壞哩！

曾 什麼辦法呢？你說呀！

袁 有一個機會要是咱們去到那兒，有餉有衣裳，不愁吃不受苦，頂好的是不受拘束，沒有誰來管咱們……

曾 隊長你說這是什麼地方？

袁 你別忙聽我說呀！我一聽到了有這個機會，我就想起來咱們這一幫老弟兄們來，當初一日咱們說好了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我袁占魁到這時候，要是不想着咱們自己的弟兄，我，他媽的還算什麼人？你們說，我這話像話不像話？

（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沒有一個人反應他這問話。）

袁 我想是這個樣子，咱們大伙兒來的時候一塊兒來，走的時候還是一塊兒走，這樣才顯得出咱們是哥兒們！夠朋友！

孟 走？怎麼提起來要走了呢？

袁 咱們再跟徐展如帶的那幫人一塊待下去有什麼勁呢？大伙兒都覺得怪蹩扭的，別的地方又有好機會，幹嗎咱們不走呢？我袁占魁在誰的眼睛裏都有個分量，是不是那種光貪富貴不要朋友的人，現在你們可看出來了罷！好哥兒們！聽老大哥一句話，走！跟我走！準沒有錯兒！

丁 隊長！我把話說在前面，這裏反正沒有我。（說着起身就要走）

（誰都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的做了出來，都望着他。）

袁 大哥！你站住！

丁 （奇異的看了他一眼）什麼？這是你叫我？

袁 怎麼打頭一個你會說出這種話來呢？

丁 我怎麼不該說？

袁 大哥！咱們是多少年的弟兄們！我袁占魁走運得意的時候，可始終沒有忘了自己的哥兒們！

丁 沒有忘過！一見了大紅鞋，劉大運，也不知把自己的哥兒們攔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哥」！這個稱呼，自從你當了排長我就沒有聽見過了，我那有當排長當隊長的把兄弟！算啦罷，你是隊長，咱是你的護兵，馬弁，我可不敢高攀你。

袁 （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我袁占魁兩個眼睛可沒有瞎，當初一日我可認準了，我認

出來你不是拔香頭撕蘭譜的朋友，我才交你的！

丁 你沒瞎眼，算我瞎眼吧！我老早就沒敢叫別人說咱們是把弟兄！

曾 （好事和解的）喂！一兩句話說不對勁兒也別提這些話呀，這叫別人說了，咱們不夠義氣。

袁 弟兄們！我就問一句話，當初一日咱們是一塊兒來的，這時候咱們還打算不打算一塊兒走？

孟 隊長！「走」這一回事我勸你別再提了！

丁 你幹嗎不叫他提呢？誰願意各處跑，發洋財，跟着他把隊伍帶走！沒有別的話說！這裏面沒有我的份兒。（說着頭也不回的走遠了）

孟 （和其餘的人一使眼色）走！咱們走！

（陳應龍緊跟着孟連昇下，場上只剩袁占魁和曾國富。曾國富一看這情形不對，也一聲不響地溜下。）

（袁占魁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失意的事情，焦灼走着。羞愧的感情使得我們這個英雄一個人在那裏痛苦着，幾隻烏鴉掠着他頭上飛過來，呱呱的叫聲，更激動了他的煩悶，猛的從懷裏掏出了手鎗，扳開了機簧，但又不曉得向那兒放好。）

（姚二嫂這時從房子後面驚驚惶惶的跑上來。）

姚 怎麼樣了？

袁 （看了她一眼，只當做沒有聽見。）

姚 你說呀！事情怎麼樣了？

袁 （暴怒的） 什麼怎麼樣，怎麼樣的？

姚 （還沒有脫去她那個味道） 噢！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幹什麼冒這麼大的火呀？

袁 我冒火！我冒火！我簡直要……（舉起了鎗，又不知道朝那裏放。）

姚 得啦！別光是鬧脾氣了，說正經事。（低聲地） 要走，拉起隊伍來今天走了算了，再就誤事情就完了！

袁（狠狠地）拉隊伍！

姚 是啊！自從到了這個村子裏來，我簡直沒有法子可以走動，到處都是人，到處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簡直沒法子跟外邊通信。今天早晨我才叫劉大運跑出一趟，還不知道找得着找不着呢！要是今天晚上再不把隊伍拉出去……

袁 拉隊伍！拉隊伍！你他媽的，就做着夢竟想着拉隊伍！我問你，把隊伍拉了過去，有什麼好處？

姚（大爲驚異）我……

袁 你……

姚（鎮靜了一下，又拿出那付嬌媚的樣子來。）你這人，怎麼會問出這種話來呢？什麼事情不都是爲了你好嗎？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袁 他媽的！不用把什麼事情都賴得乾乾淨淨！這裏面你跟我玩的什麼花樣？我都看出來了，算是我袁占魁，痰迷了竅，糊塗了心，上了你的當！

姚 上了我的當！我拿什麼當給你上呢？拉隊伍走過那邊去，這都是你願意的呀！是你說過不慣這種拘拘束束的日子，是你說跟着徐展如他們幹太冤枉，活受罪，是你……

袁 是我，是他媽的！到了今天什麼事情都變成我一個人的主意，這裏面沒有你一點什麼事了……告訴你，你他媽的看明白點，事情到了今天你想賴呀！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我袁占魁往後的日子是好是壞，總有你在我跟前，你往後就跟着我來罷！

姚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袁 你還聽不出來我這話的意思嗎？我痛痛快快地告訴你，你叫我幹的事情什麼都糟

了！我袁占魁這一下子什麼都完了！

姚 完了？

袁 （狠狠地）我完了！哼！你也不用想便宜到那兒去！

姚 （大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袁 ……怎麼一回事，我也摸不清楚。

姚（始終摸不着頭腦怔了半天，才定下神來，強自鎮靜的。）你別竟跟我發脾氣了，光是跟

我發脾氣有什麼用呢？你還是先把事情說出來，也好叫我明白呀！

袁 我說……

姚 是呀！你先把事情說明白了，然後再想想有什麼法子辦沒有。

袁（對於「辦法」還抱着一絲的希望，委委屈屈地說出來。）原先我們不是說好把隊伍拉走嗎？可是自從到了這個村子以後，什麼都變了，徐展如把他原來的那幫人抓得很緊，沈木鐸、吳老趕簡直是他的兩條腿，一天總跟那些人嘍嘍咕咕的弄得……現在我想調動他們的一個人，都辦不到了。

姚 他們的人多，可是傢伙不行，有丁效忠，他們弟兄們在底下說一句話，他們那些沒有傢伙的就不敢不跟着幹。

袁 丁效忠他們弟兄……

姚 是呀！他們都是你多年老弟兄了！

袁 老弟兄，我還會沒有你知道的多！原來我就倚着我手下有這一般人誰都不怕，可是想不到，我抓在手裏的這幾個人也跟着別人跑了！

姚 怎麼？

袁 我看出來把整個兒隊伍拉過去的事是辦不到了，我想偷偷地抓一個空子，還是把我自己的人帶着傢伙拉走了算了。誰想到我把這話跟他們一提，他們大伙兒一吵都走了。

姚 他們都走了？

袁 （痛惜地）現在你看吧，鬧了半天，我手裏沒有一個人就剩下我這一桿鎗！你說吧，你叫我怎麼辦，你叫我怎麼辦？

姚 怎麼辦！

袁 （自語）眼看着隊伍裏就剩下我一個光桿，別的人沒有一個人看着我順眼，沒有一個人不是拿我當仇人，我知道說不定是什麼時候，他們也許會卸我的鎗，他們幹

掉我的！

姚 （看着這種情形說不出一句話來，自己在一邊却盤算起別的事情來。）

袁 我說，我在這裏邊是沒法再待下去了，抓一個空子，咱們快一點走吧！

姚 我們走？

袁 走！我就帶着你一個人，我們走起來還容易。

姚 你到什麼地方去？

袁 走，那只有走過那邊去啊！

姚 到那邊去？

袁 除了到那邊去，那兒有別的路好走呢？

姚 過去，不行，恐怕你過去不了！

袁 怎麼我過去不了？不是你上回說過，我到那邊去，那邊還給我錢委我的官嗎？

姚 那是說你把隊伍拉過去呀！現在隊伍拉不過去，連你手下的一個人一條鎗都沒有，

你光桿一個人過去有什麼用呢？

袁（悔恨的）我光桿一個人……

姚 你想想，不是跟從前咱們商量好了的話，差得太遠了嗎？

袁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這些事簡直是我想不到的呀！

姚（沉思了一會，想出了個辦法。）我看，這個樣子，你暫時還在隊伍裏待下去，讓我先回

去再說。

袁 你先回去？

姚 我先回去，我去問一問上頭還有什麼法子沒有了，然後設法再告訴你。

袁 不行，這樣不妥當，你知道我在這村子裏，這隊伍裏，一天也沒有法子再待下去，說不

定什麼時候他們會卸我的鎗，也許會弄死我的。

姚 你現在這麼過去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上面問起我來，我也沒有話交待。

袁（急切地）那不管，那不管！要走還是咱們一塊兒走，我只要是能夠早一天離開這

兒也是早一天的好。

姚 不，你還是先在這兒待着……

袁 （有點兒氣憤）什麼？

姚 你還是先在這裏面待下去，慢慢地等着……

袁 （勃然變色地）你他媽的好良心！你在我的前面，玩的好花樣兒！

姚 什麼？

袁 媽的，算是我袁占魁那一輩子燒了高香，積了德行，會碰到你這個有良心，有主意的好娘兒們！

姚 怎麼啦？

袁 媽的，算是我小子活該，誰叫我見着個狐狸精就着了迷呢？他妹妹的！你自己摸着心坎兒想一想罷！我有什麼地方辜負了你，我有什麼地方不掏出心窩子來聽你的話……

姚

你這個脾氣可真讓人摸不着，怎麼說着話……

袁

他媽的，要是你有一點人心，叫你自己來說罷！你跟我說的話，我那一句沒有照着辦了，你叫我卸別人的槍，你叫我把隊伍拉走，我都照着你說的話辦，就爲了聽你的話，我在隊伍裏跟人家結下了死仇，就爲聽你的話，鬧得我多少年的老弟兄跟我翻了臉，到今天，就剩下我一個光桿，沒有槍沒有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你看出了情形不對，你想着自己溜了……

姚

（急急分辯）我那兒是……

袁

（越說越氣）你拿我當小孩子耍，你拿我當冤大頭玩，看着事情不好你打主意自己溜，丟下我，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裏，眼看着要給人弄死，你不管，好哇，有這麼便宜的事情！（越生氣）我死，你也別想活着……

（姚二嫂給他的話嚇得發抖，退到一邊去，臉色都嚇變了，最後才看見袁占魁上手想扼死她，連叫救命的事情都忘了，只從嗓子裏擠出一聲殺豬似的呼聲。正在這個時候，劉大運忽忽忙忙的

從外面跑上來。）

劉 姚二嫂，咱們快走罷！

姚 （神經錯亂的）怎麼，劉大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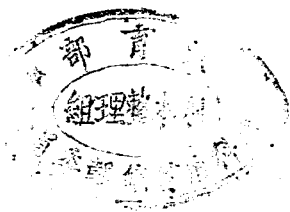
劉 你怎麼啦？別想別的啦！咱們快走罷！

姚 你說，什麼事？

劉 咱們的事，遲早要給他們知道了。

姚 怎麼？

劉 今天早晨我給那邊上頭送報告的時候，沒留神後面叫姓呂的那個女學生跟上了，等我拿着信回來的時候，剛走出了那村子，她跳出來拿槍比着我，把那信搜出來看了，正在想着把我押回來時候，幸虧二爹出來了，一鎗幹掉了她，才救下我來。二爹叫我趕緊給你送個信，叫你趕快走，他說，就是姓呂的這一去不回來了，他們一定也猜着這裏面的事了，叫你跟我先出來再說。



姚 (急急地) 好罷! 咱們快走罷!

袁 (攔住她) 劉大運, 你先走罷! 她隨後就來。

劉 好, 我走啦! 你也快走罷! (說完匆匆下)

姚 (理直氣壯的) 這時候, 你還不叫我走嗎?

袁 走! 那容易, 要在一起走!

姚 咱們兩人一塊走不是給人家抓住嗎? 還是我先走, 你隨後……

袁 你不用想藉這個機會你自己溜了, 你先走, 我一個人走出了這個村子, 我去找誰去?

姚 到原來的地方找二爺去。

袁 我認識誰是二爺, 別廢話, 要走一塊兒走。

姚 (無可奈何, 難爲的了不得。) 好啦! 走就快一點罷!

(兩個人才要走下, 迎頭徐展如走上來。)

徐 隊長! 你聽說呂同志給人打傷了嗎?

袁 呂同志，我沒有聽說。

（乘着他們說話的時候，姚二嫂早溜掉了。）

徐 我派出去找呂同志的人，先回來報信說呂同志給人打倒在那邊的村口上，幸虧給那邊的老百姓救了回來，送信的往回跑的時候，說那邊村裏的老百姓已經把呂同志抬回來，恐怕就要到了。

袁 （看見姚二嫂不在了，心急地。）你快去接一接她。

徐 隊長你……

袁 （信口支吾地。）我，我還有事情……（也想走去）

徐 不，隊長等着問清楚了這裏面的情形，我們就要派人去抓這謀殺呂同志的漢奸們！這裏是要你來下命令呢！

袁 我……

（話還沒有說完，沈木鐸匆匆地跑上來。）

沈 徐同志，呂同志已經抬回來了。

徐 人現在怎麼樣？

沈 中了一鎗，還不致命。人雖然昏過去了，還有一口氣呢！

（哈二虎和另一農民抬着呂靖上，後面跟着幾個農民游擊隊員和會國富他們，徐和沈招呼着把呂放下，徐看了看呂的傷勢，沈也在那裏喊。）

徐 二虎，你怎麼把呂同志救回來的？

哈 （喘息未停） 我們正在村裏待着呢，聽見了響，跑出來看，就瞧見這個姑娘打倒在村口上，還看見兩個人一下子跑了。

徐 兩個什麼人？

哈 一個是我們村裏的鄭二爺，另外一個往這村裏跑的沒有看清，就瞧見了一個背影！穿着什麼衣裳？

哈 也沒有看清，像是穿着灰布軍裝——對了，跟這位老總穿得一樣。（指孟連昇）

(大家看了看孟連昇他們，心里都起了一個疑團。)

哈 我們認出了這姑娘是你們隊裏的人，正不知道往那兒拾好呢，趕巧你們的人找來了，這才把她抬回來。

徐 (回身向沈) 怎麼樣了？

沈 剛才她睜了睜眼睛，現在又昏過去了。

徐 傷口上還流血嗎？

沈 已經用布扎起來了。

(突地，吳老趕趕開了衆人走上。)

吳 報告指導員！劉大運想着逃跑，給村裏的自衛軍抓回來了。

(幾個自衛軍把劉大運抓着推到當中。)

陳 什麼？劉大運！你想着開小差！

丁 問他！你這小子想往那兒跑？

哈 徐先生！我看這個人的背影彷彿有點兒像！

（吳老趕過去一聲不響地把他一脚踢到地上。）

呂 （迷迷糊糊的）劉大運……

（衆人急回頭出去看她，紛紛的問她。）

徐 你說什麼，呂同志？

呂 （睜開眼手指着他）他……漢奸……還有姚二嫂。

徐 姚二嫂到那兒去了？

沈 別給她跑了！

徐 可不是剛才還看見她跟隊長說話來着，現在已經逃跑了。快去多去幾個人分頭去追！

沈 好！我去！（帶着四五個人走下）

呂 徐同志！（手裏拿出一個紙條）這是從劉大運身上搜出來的證據，我中了鎗也沒有

丟掉它呢！

（徐接過紙條來才要看，身後吳老趕早叫了起來，原來是袁隊長想着溜走。）

吳 （一把抓住袁）你別走，你要到那兒去？

（袁隊長想掏鎗，手又給吳老趕攔住。）

衆 卸他的鎗！先卸他的鎗！

（衆人七手八腳地把他的鎗卸下。）

呂 （得意的笑了起來）袁隊長！袁隊長！你的鎗也先卸下來了！……哈哈……當全體隊

員的面前，你侮辱過我，今天，今天可不是我侮辱你呀！（狂笑起來）

羣衆甲 指導員！你快點下命令，我們要制裁漢奸！

衆 對啦！快下命令！

徐 同志們！劉大運這個漢奸的罪狀已經明白了，他勾結敵人，煽動暴動，準備出賣我們的隊伍，就是這幾點罪狀，是可以處置他一個死刑了。

衆 (激動地) 鎗斃他! 鎗斃他!

吳 我來! (舉手一鎗把劉大運打死在地上)

(衆人歡騰聲中, 吳老趕又舉起了鎗向袁, 却被徐展如攔住。)

吳 讓我打死他! 讓我打死他!

衆 (咆哮地) 爲什麼不打死呢? 爲什麼不打死呢?

徐 同志們! 先別嚷, 聽我說: 我們都知道, 袁占魁雖然不是漢奸, 可是他做的罪惡, 村裏的老百姓, 跟隊裏的弟兄們, 都完全知道。特別是他跟姚二嫂一同幹的計劃——想着出賣隊伍的事情, 我們等着姚二嫂抓回來, 一齊審問他們。

(羣衆中驟時起了一種聲浪, 有的說好, 有的不耐煩, 這時突然有一個人喊出來:「好了, 沈木頭回來了!」)

沈 (分開衆人氣喘喘的說) 姚二嫂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 村裏村外都找不到她的影子。

徐 怎麼會找不着呢？

（立時一個大騷動。）

徐 同志們！聽說嗎？姚二嫂逃走了，這種女人，這種陰謀破壞隊伍的漢奸逃走了！她一定會照舊的進行她的漢奸工作，在別的隊伍裏，也許就是在我們的隊伍裏！我們要留神她，同時我們也要記住袁占魁的教訓！袁占魁之所以會上了她的鉤，實在因為袁占魁本身就有流寇山賊的意識，他放縱弟兄們到處搶掠，糟蹋老百姓，他自己又是一個不知道紀律，不願意受苦，光想着東流西蕩過舒服日子的傢伙，他忘記了游擊隊要打××，他只認識女人洋錢，這樣，他才會上姚二嫂的鉤，幹出來破壞隊伍，腐化隊伍，出賣隊伍的事情來。同志們！姚二嫂逃走了，這並不大要緊，頂重要的，倒是我們隊裏的這種流寇意識，山賊思想，趕走他！鎗斃他！

有的人喊 對啦！趕走他！

有的人喊 對啦！鎗斃他！

(幾乎所有的鎗都舉起來，朝着袁占魁打去，袁占魁頹然倒下。)

(衆歡呼聲中，幕徐徐下。)

(幕後整齊有力的歌聲湧出來。)

——幕——

全劇終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每冊實價五角

執筆者 王震之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發行者 戲劇書店

82
101013
~~57~~
60

6
3

3C

4